

支那
撰述

永覽和尚廣錄

十六

C40

4514

(224)

C40-4514



B 64853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六

曾說下

嗣法弟子道需重編

興福寺授戒曾說師拈香祝聖竟僧問六百年前行
此令今朝興福又重新祇如七省師僧一時雲集和
尚將甚麼利生師云空中書梵字進云忽遇箇五戒
不持十善不修無面目漢出來和尚作麼生相見師
云三十棒趲出院僧禮退師乃云興福禪寺創來六
百餘年並未有人舉揚正法今春各房合餐屈老僧
到此四方逐臭尋馨千衆雲集遍老僧陞座說戒若

論諸佛金剛寶戒不落根塵無有名言無有能受者亦無所受者如昔日百丈大師上堂云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此語緊要只在靈光獨耀迥脫根塵二句識得靈光獨耀底是之謂真受戒也盤山大師上堂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此語緊要只在光境俱亡二句識得復是何物便識得靈光獨露底了也又有箇張拙秀才因得法石霜作偈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一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此

偈八句不必盡舉其緊要只在一念不生全體現一句正是百丈盤山二師註腳也然得此戒者古人亦大有樣子如秦望山鳥窠禪師有箇會通侍者多年不與說法一日辭去窠問何往者云諸方學佛法去窠云若是佛法老僧這裏也有些子者便問如何是和尚佛法窠拈起布毛吹之者便大悟鳥窠可謂善說戒者會通可謂善受戒者如此受戒還有根塵可染麼還有文字可拘麼還有光境可亡麼是之謂諸佛金剛寶戒得之則立地成佛者也然渠接引白侍郎處却似話分兩橛諸人不可不仔細白侍郎曾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窠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云這箇三歲孩兒也道得窠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看渠拈布毛處如在萬仞峯頭翹足而立看渠答白侍郎處却似陀泥帶水就地打鞦然須知渠萬仞峯頭事然後知渠陀泥帶水處滴歸元知渠陀泥帶水處然後知渠萬仞峯頭事函蓋無盡諸人還會也未如其會得老僧已說戒了諸人已受戒了如或未會老僧傳得箇本子一一與諸人宣說向下文長付在來曰

臘八曾說今日堂中諸兄弟請老僧爲四來大眾曾

說老僧見聞既寡舌根又鈍不能大有發揚且據古佛誠言先德明訓爲諸人打葛藤去大道無涯貫滿十方箇箇圓成無不具足先佛依此義故故說有情無情俱有佛性亦說有情無情本來成佛大道無形體本寂滅彌滿清淨中不容他先佛依此義故故說十界聖凡一切依正一切因果悉皆空寂大道至一無有變異在染在淨性相不動先佛依此義故故說生死卽涅槃煩惱卽菩提貪嗔癡卽戒定慧凡此三義皆約理體本寂也衆生無始以來無明妄起現有心相心相旣形妄境斯現妄境旣現始分好醜好醜

既呈始有憎愛憎愛既生乃有去取既有去取乃有善惡既有善惡乃有因果由是而四生九有三界六道無不熾然建立此則約事相不無也衆生既沉生死大海之中頭出頭沒無有出期諸佛愍之爲說出苦之要還源之術說天人法出三途之苦說二乘法出太人之苦說大乘法出二乘之苦說一乘法出三乘之苦在天台則判之爲四教在賢首則判之爲五教要而言之總不出破人法二執顯人法二空以證眞如實相之體而已此則因事相不無還理體本寂也後佛因大梵天王所獻金色鉢羅華拈出示衆時

百萬人天悉皆罔措惟有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佛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與摩訶迦葉因此歷代相傳以至達磨大師西來此土不涉名言不立修證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已夫心本無形云何可指性本無相云何可見佛本現成云何復成其意祇是因衆生妄起諸見迷却本心故渡海西來息其妄見使還得本心此如太空之中妄生閃電電光既息則空體湛然始知前非有失今非有得特因妄見起滅似有得失所以三祖信心銘云不用求真惟須息見何謂息見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乃

至佛見法見道見禪見毘盧師法身主見向上關棧
涅槃後心見一有諸見悉是天魔眷屬外道種性一
息諸見卽是如來真子祖師命脉故息見二字實還
源之要旨也旣悟本心尚須保任蓋爲無始劫來習
氣深重未能頓除故保任之功不可或疎然所謂保
任者非假造作有爲之法不過當惺惺地不爲凡心
所雜而已昔天皇悟囑龍潭信曰任性逍遙隨緣放
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二句切
莫錯認將縱恣放逸無所忌憚當之須知所謂逍遙
放曠者乃是於一切妄境超然不著如鳥飛空而毫

無所牽繫如龍出海而毫無所障礙者也若聞聲爲
聲所牽見色爲色所牽見財爲財所礙見勢爲勢所
碍則縛著拘滯甚矣豈曰放曠逍遙哉凡若此者皆
爲未盡凡心之故也凡心者何一有是非之心凡心
也一有取舍之念凡心也一有淨穢之見凡心也一
有聖凡之別凡心也一有迷悟之分凡心也若能盡
却凡心所謂海爲龍世界空是鶴家鄉有何不逍遙
不放曠哉近日有等狂妄之輩徒執理體本寂不知
事相不無便成斷空之見動輒謂我等本來是佛識
得便了無功可用本無迷悟何用叅禪本無持犯何

用戒律因果罪福一切滅裂至於貪名奪利有如狂
狗恃氣起爭不啻猛虎喪盡人心無所不至是說佛
法則一切俱空見世法則一切俱實蓋彼道本來是
佛無功可用你看蝦蟆蚯蚓渠亦本來是佛比之毘
盧遮那何有增減怎奈這蝦蟆蚯蚓之身未能脫得
彼道識得便了無功可用如今諸人削髮爲僧住居
僧房或一睡去夢在俗家經營俗事夫一夢之中便
能變僧爲俗變僧房爲俗舍毫不覺知你知道之見
恐不及知自己爲僧之真你生死關頭恐不止一夢
之迷而今顛倒錯亂既已如此又豈可恃此虛妄見

解抵敵生死乎此等乃波旬之流竊入袈裟之下破
滅佛法者也諸人當視之如毒蛇遠之如火坑切莫
親近今日諸人旣已圓頂方服入三寶數又能擁毳
入叢林以叅究大道爲務便是超凡入聖之時便是
除疑祛惑之時可謂希有殊勝一切人中所不易得
者各宜勤修正法實心叅究舉步必法先蹤毋自墮
於邪黨若墮邪黨入地獄如箭射古云地獄苦未是
苦袈裟下失却人身是爲最苦可不懼哉珍重

大司空漢奉鄭公恤部蘇門黃公儀部聯岳朱公及
諸縉紳爲祝釐於建州淨慈禪院修大悲懺法圓日

請曾說師陞座拈香祝聖竟歛衣就坐僧問如何是大悲心師曰青空朗日無私炤進云恁麼則箇箇沾恩去也師曰你擬逃向甚麼處進云覆盆之下又何如師曰也是閉目作夜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師曰也祇是一片大悲心士禮拜師乃云山僧仰蒙聖恩遠承衆請冒登此座闡揚大悲之心夫此大悲心者乃凡聖之同體亦禍福之同源天得之而易地得之而寧堯舜得之而垂拱無爲湯武得之而易暴施仁失之則天地易位雨暘不時饑饉疾疫兵戈之禍無不畢至此理之必然者故上自君王下至黎

庶無有一人一刻可無此大悲心此大悲心如乾元之資生春風之吹萬不以有爲而發不以勉強而生又不得分於他岐若分於聲色則大悲之心喪矣若分於資利則大悲之心喪矣若分於忿怒則大悲之心喪矣若分於殘忍則大悲之心喪矣大悲之心既喪豈可以語言之敷揚儀文之粉飾而曰吾能大悲哉今聖主當陽大弘慈悲之化山僧因風舉火廣爲四衆宣說諸人若能常懷此心無有間斷卽是觀音大士現無量神變放無量光明覆護衆生了也自然天步常亨皇威遠震萬邦納款四海同文又何待致

香火之敬效祝誦之勞耶此事且止老僧今日恁麼說話也祇是舊時習氣佛法不會動著到此忍俊不禁不免逗漏一場如何是佛善見塔頭開口笑如何是法放生潭上水東流如何是僧大悲堂與丹青閣鬪額說箇甚麼諸人若能識得此三語則諸佛諸祖所說底更無有餘如若未會老僧更有箇直捷指出一句汝等諸人好自參取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茶話

除夕茶話老僧被業風吹到鼓山不覺已滿一年未曾有一句佛法與諸人結緣今當除夕監院再三啓

請祇得於茶筵中與諸昆仲說幾句淡話此茶老僧二十年前從壽昌採得如法熏焙如法珍藏今夜窄路相逢不免烹出供養大眾去也擊拂子一下云諸人若能於此領畧則世尊四十九年說黃道白諸祖千七百則指東話西盡皆透過無有其餘如或亦然老僧再引舊葛藤與諸人商量看昔趙州見僧來便問會到否僧云曾到州云吃茶去或云不曾到州亦云吃茶去今問諸人若見趙州時畢竟作麼生祇對他莫是云和尚也不消得麼莫是云謝和尚指示麼莫是便下一喝麼莫是掩耳出去麼今時學人伎倆

不過如此要見趙州也大難諸人且道諦當一句作麼生喫夜靜水寒魚不食蒲船空載月明歸夜寒珍重

元夕茶話風吹玉屑下瑤穹頓使千峯失翠容箇中別有通明處却在寒巖凍雨中

歲夜茶話大衆歲功已畢歲運已周全在今夜折合去今夜已前水堅雪老萬機寢削滅也而實未嘗滅今夜已後桃紅柳綠萬物咸新生也而實未嘗生至於今夜大衆且道生卽是滅卽是生滅且置杌如生滅不相干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白雲影裏無聲谷

半夜烏雞帶日飛

茶話諸兄弟明日初八乃世尊成道之期今夜設茶送諸人入堂去切宜把住虛空做這一回莫輕自退屈須知我等與世尊無二無別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以何爲驗拈起數珠云大衆見麼你也恁麼見我也恁麼見釋迦老人也恁麼見喝一喝云大衆聞麼你也恁麼聞我也恁麼聞釋迦老人也恁麼聞人人同此見聞則人人合具有不思議事喝一喝而大地震動按一指而海浪沸騰擣一棒而須彌粉碎唾一唾而劫火頓消如是威神如是力用人人具

足本無欠少因甚世尊夜觀明星豁然大悟成無上
尊而我等都祇在暗地裏薩婆訶果是何故擊案作
聲曰祇爲分明極翻成所得遲
受戒畢茶話今日受戒已畢湛淵上人設茶山僧將
無作有酬些茶錢去大抵受戒與付戒者今日多成
箇套子問著各各云能持能持不知能持二字有多
少難在豈可容易諸人旣逢此會當生慶幸勉力受
持不可放逸如高沙彌云長安雖鬧我國晏然則戒
之一字不須提起如其未能且莫虛頭所謂戒者雖
有五戒十戒大乘小乘之不同約而言之不過諸惡

莫作衆善奉行自淨其意而已蓋吾心本淨而習染
弗淨故說戒以防之總以完吾心之本淨也今夜重
將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十重四十八輕戒作一壇
說去好麼以拳擊案一聲曰豈不是五戒復擊一聲
曰豈不是十戒復擊一聲曰豈不是二百五十戒復
擊一聲曰豈不是十重四十八輕戒復豎拳云是甚
麼喝一喝

茶話今年正月又二十茶果從來不易喫惟有狸奴
精古恠跳出虛空頭上立等閑拈起一芥子打倒鐵
圍如破壁搥頭不信少林宗達磨是甚破驢脊三世

撰述

諸佛不知有破廟判官手無筆有時受盡世人虧鏤
湯爐炭都甘入有時瞞盡世間人釋迦彌勒俱不識
且道他有何所得得如是去就喫餬餅討甚麼汁
茶話世間萬法不出心境兩種心非有心因境而生
境非有境因心而得一不獨成二不單立可知全爲
虛妄若向這虛妄動靜裏擬議正如向龜毛兔角裏
覓影跡有何可得昨日有僧入方丈却問心境俱亡
復是何物山僧只向他舉起箇扇子云是甚麼若向
這裏作境會未免白雲萬里作心會亦未免白雲萬
里作非心非境會亦未免白雲萬里畢竟作麼生會

喝一喝

茶話十寸爲尺十尺爲丈佛大泥多船高水漲箇箇
個儻分明目機鉢兩忽有人問袒膊和尚今年有幾
多歲還道得麼如道不得紫雲堂裏也有朽床破席
茶話叅者須教著實叅休管前三與後三徧界揣摩
尋不著賣却疎山破布單手握寶珠行乞去一朝笑
破始知慚不須枉走三千里藤枯樹倒得心安
興化菩提庵茶話荷錫向南來佛法無可說朔風吹
凍耳衣衾冷如鐵達祖西來意親切更親切再若問
如何紅爐尋片雪

惠安青藜館茶話大慧昔日來惠安小溪撾動喧天
鼓山僧今日來惠安青藜館內香雲紫昔日今朝事
不同仔細看來爭幾許承君命我說茶話好似逼起
石人舞不說趙州無不說雲門曾從前絡索都刊下
斬新條令今朝舉鼉鼻咬殺毒蛇大虫吞却猛虎諸
人還會麼良久云且喜滿座顏回山僧不勞重舉
大道巖茶話臨濟喝收歸後架德山棒拋向前坑不
用從前殘羹餽飯卽今大道巖頭一句作麼生道只
把一根無孔笛夜深吹出碧巖頭

除夕茶話且喜歲華今結局那堪葉落又抽枝韓愈

有文徒送鬼賈島無餽可祭詩至於納僧分上事又
作麼生北禪分歲大家知大家知喫了莫言滋味惡
水人夜半捉烏鷄

上海居士請茶話三春已去九夏方臨黃鶯聲漸老
紫燕語方嬌岸柳垂煙重園竹長新枝四者分疆列
界各弄風光明明祖師意明明古佛心從這裏會去
不道全無但到真寂門下未免萬里崖州祗如南山
白額咬殺東海鯉魚陝府鐵牛吞却嘉州大象又作
麼生會喫山僧今夜不合向鉢盂上安柄三十棒自
喫去也珍重

撰述

永樂大典卷之六

唐居士設浴請茶話今日唐居士爲衆僧設浴諸人各各隨例浴訖畢竟作麼生還得浴錢去昔有跋陀婆羅同十六開士隨例入浴忽悟水因得無所有諸人且道渠悟箇甚麼莫是悟水無性麼莫是悟諸塵本空體亦常寂麼莫是悟無能觸亦無所觸中間觸相直如龜毛兔角麼恁麼說得個儻分明許渠作得箇座主然說食豈能飽人畫餅不可充饑若是親到無所得處如來禪許渠會祖師禪未夢見在若到真寂門下未免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不見古人云頭頭上明物物上通猶是借句又云山河大地明暗色空

一捻粉碎猶是半句既是借句如何得不借句既是半句如何得滿句若要酬還唐居士浴錢恐浴室裏燈籠笑破嘴去也諸人還知麼鶻臭汗衫都脫下赤條條地見當人未明獅子翻身法依舊山高水更深誕日茶話真寂生來無一竅千聖機關俱不要三玄拋在桑田東五位將來埋屎窖門庭堂與盡掀翻驚倒象王撒驢尿赤手空拳要殺人迦葉逢之不敢笑此是老僧六十年後事祇如六十年前事又作麼生良久云這裏無你諸人開口處且聽老僧一偈石牛兀兀不知秋到處雲山信步遊兩岸煙光全不隔古

撰述

示覺狂僧錄卷第六

三

今風月一時收咄

鄒居士設浴請茶話今日鄒居士爲衆僧設浴諸人已各向香水海中一絲不挂脫體風流通身作用放大光明了也今夜又要邀老僧到此更有何事只爲箇末後句未曾道得作麼生是末後一句喫茶後無事歸堂好

除夕茶話老僧居茗溪尋常未曾鼓兩片皮與諸人葛藤今當歲除之夕俗例分歲適逢荒歉常住淡泊也無雲門餅也無趙州茶也無金牛飯也無北禪牛但烹茗溪一滴水曾供養大眾這一滴水斟一任斟

酌一任酌取之不禁用之不竭且道是甚麼滋味有道得者麼試出衆道看良久云如道不得老僧爲諸人傍過去切忌有口者吞只許無舌者嘗時寒久立珍重

茶話近日學人見十二分教則呵爲拭瘡疣紙見五宗言句棒喝則奉爲鎮海明珠不知這箇不在十二分教上亦不在五宗言句棒喝上若只向言句棒喝之下鑽研求通宗師血脉則全成邪見聚八閻之鐵不能鑄成這一錯也所以古人道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諸人切莫倚門靠戶說禪也

撰述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六

茶話秋風至時秋葉黃遊子未歸心慘傷舊日田園
雖未失怎奈雲山隔渺茫諸仁者因甚隔渺茫挾策
博奕遊異趣均亡羊但能俱放下管取到家鄉

壽寧三峯寺弟子成覺同
徒等凝刻廣錄第六卷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六

終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七

拈古二十九則

嗣法弟子道需重編

舉達摩既遷化葬于熊耳山後魏使宋雲自西域回
遇於葱嶺見其持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
西天去雲歸奏魏主啓墳視之惟空棺止存隻履舉
朝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

師曰此是達摩最後一著諸人作麼生會宋雲遇
于葱嶺便當一棒打殺也見東土有人既已蹉過
却來奏魏主啓視空棺珍重一隻破履留殃後代

亦太憤憤也

舉僧於馬祖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曰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字請和尚答祖乃畫地一畫曰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

師曰此僧立箇問頭也甚奇怪若是今時杜撰宗師祇用瞎棒打將去祖却不然就地畫一畫可謂投之木瓜報以瓊瑤這僧小出大遇也但祖云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却似嚼飯餒小兒祇爲慈悲之故有此落草之談

舉亮座主叅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

亮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亮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講得亮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便出將下堦祖召曰座主亮回首祖曰是甚麼亮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亮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水釋禮謝而退隱入洪州之西山更無消息

師曰此是馬祖一粒救死靈丹但近日禪和不能服食見渠道虛空講得便向虛空中下楸見渠道是甚麼便向是甚麼處見鬼雖有百馬祖其奈之

何你看渠吐露云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可謂皮膚脫盡惟一真實後隱入西山更無消息可謂頭正尾正亘古亘今如雷如霆去也謂之不爲人得麼

舉洞山與泰首座弊菓子次山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如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座曰過在動用中山便喝令侍者掇退菓子劒門庵主拈云我當時若在亦對云過在動用中侍者掇退菓子卓便拈起菓子將洞山劈面痛擲師曰洞山此問心倖不少首座已遭活陷黜罰何

疑劒門猶欲強作主宰正好三十痛棒趣出院去所謂打麴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舉法空禪師到鹽官齊安國師處請問經中諸義安一一答了却曰自禪師到來貧道總未曾作主人法空曰請和尚便作主人安曰今日夜也且歸本位安置明日却來空下去至明日安令沙彌屈法空法空至安顧沙彌曰咄這沙彌不曉事教屈法空禪師祇屈得守堂家人來空無語

師曰齊安放去收來權衡在手主禮有餘法空隨聲喚轉茫然無據不會爲客老僧若做法空待渠

云貧道總未作得主人便合云和尚可謂習氣難忘渠云只屈得守堂家人來便合云莫怪沙彌和尚亦未識法空在拂袖便出管取齊安作主不成舉僧叅平田田便打僧進前把住拄杖田曰老僧適來造次僧打田一拄杖田曰作家作家僧禮拜田曰是闍黎造次僧大笑田曰這箇師僧今日大敗也是師曰平田伸縮安閑自是慣戰老賊這僧生遭活陷前倨後恭弄巧成拙去也雖然今日討這僧亦不可得

舉百丈再叅馬祖祖見來拈拂子豎起百丈云卽此

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待立片時祖云爾已後鼓兩片皮如何爲人丈取拂子豎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舊處祖震威一喝丈後來謂黃蘗云我當時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

師曰此公案今古拈提者多謂百丈脚跟尚未全穩得馬祖一喝方能了當若如此何異萬里望鄉關百丈捲席時祖云汝深明昨日事便是徹骨徹髓了也所以雪竇拈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但百丈旣是精金馬祖一喝入他耳茲也不得當馬祖喝時便合掩耳出去云何又三日耳聾旣是三日

耳聾何故云應無變色此一則公案乃是臨濟肇始處此處未明又安問其他哉須知轉身一路千聖不傳末後一句古今難構諸人也須審細好

舉僧爲疎山造壽塔畢白山山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山曰爲將三錢與匠人爲將兩錢與匠人爲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庵閑和尚嶺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疎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

墮落僧圓如教而說山具威儀望大嶺作禮歎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怎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

師曰疎山怎麼垂語陷阱不少幸得大嶺放光一炬破雖然要與疎山造塔亦大遠在諸人且道作麼生與匠人

舉洞山解制云秋初夏末諸兄弟未免或東或西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良久云此事須如枯木上糝花始與他合

師曰洞山怎麼說話正是瑞鳳不棲於凡木金龍豈守於寒潭轉功就位轉位就功卽不無看來也祇似獼猴上樹捨一取一未爲好手且道作麼生是本分底去處良久云釣船載到瀟湘岸氣噎無聊問白鷗

舉炤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曰那一半在甚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炤曰失卻一半也衆共嘆美

師曰諸人且道溥上座過在甚麼處炤布衲雖得便宜也是壓良爲賤衆雖嘆美也是噇酒糟漢但溥欠箇後語耳待他云失却一半也便合云果妄

想不少管取炤布衲一場懨懨去也

舉石霜遷化衆請堂中首座繼住持九峯云待某甲問過若會先師意如先師奉侍問云先師道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且道明甚麼邊事座云明一色邊事峯云元來未會先師意在座云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烟斷處脫去不得卽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烟未斷便坐脫峯乃撫座背云坐脫立亡卽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師曰首座不免逐句故遭九峯點罰然渠喚作一色便是不肯安此以爲極則如何後人便以迷于

一色誣之天奇瑞註頌古直謂是明法身斷德則
認爲極則正逃在一色中了也迂句之失何止在
三千里外耶既不許認作一色又不許認作法身
先師意畢竟作麼生

舉僧問青林學人徑往時如何林云死蛇當大路勸
子莫當頭僧云當頭時如何林云喪子命根僧云不
當頭時如何林云亦無迴避處僧云正當恁麼時如
何林云失卻了也僧云未審向甚麼處去林云草深
無覓處僧云和尚也須隄防始得林撫掌云一等是
箇毒氣

師曰既不許當頭亦不許迴避暫生擬議便隔千
山教學人畢竟如何行履虛舟無意浮秋水橈舵
渾亡渡月明

舉南泉一日因兩堂爭猫泉提起猫云道得卽不斬
衆無對泉斬猫爲兩段趙州自外歸泉舉問之州脫
履安頭上而出泉云子在救得猫兒

師曰南泉舉令廓爾無前兩堂祇得拱手而聽趙
州雖能超出怎奈也祇在刀下全身老僧當時若
在卻不恁麼但云兩堂未爭時和尚又作麼生管
取渠束手入方丈去也

舉龐居士辭藥山山命十禪客送出門士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全禪客曰落在甚麼處士打一掌全曰居士也不得草草士曰怎麼稱禪客閻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又作麼生士復打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

師曰龐公如俊鷹捉兔不容轉眼亦如獅子捉兔用其全力可謂慈悲太煞但龐公初語亦自具負門還有簡點得出者麼若簡點得出許渠具叅學眼

舉馬祖見僧來便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

便入祖便打僧曰和尚打某甲不得祖靠拄杖便休雪竇云二俱不了靠却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棒師曰賓主到恰好處正好便休何云未了靠卻拄杖其僧若有語却好打出

舉漸源因寶蓋來看源乃捲簾入方丈坐蓋下却簾歸客位源令侍者傳語云遠涉不易猶隔津在纔語了蓋便打一掌者云有堂頭和尚在莫打某甲蓋云只爲有和尚在所以打你者回舉似源源云猶隔津在

師曰漸源藏身穩密寶蓋通身吐露漸源見寶蓋

撰述

寶蓋未見漸源但待渠道猶隔津在時合答云謝和尚法誨管取漸源道箇相見了也蓋却打侍者奚啻隔津乎

舉乾峯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云菴內人爲甚麼不知菴外事峯呵呵大笑門云猶是學人疑處峯曰子是甚麼心侍門云也要和尚相委悉峯云直須恁麼始得穩坐地門云啐啐

師曰乾峯大開陣勢不同小可雲門卻向渠頭上踏下來然菴外事且置菴內事又如何道得者鼓

山與渠結箇同叅

舉石鞏見僧執弓架箭以示三平至鞏曰看箭平撥開臂當之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如何鞏扣弦三下平便展拜鞏曰三十年舉一張弓架兩隻箭只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

師曰披胸當箭宛有大人之畧然只認作殺人箭再來問活人箭蹉過多少鞏爲作死馬醫雖然救得也只是半箇了也

舉佛前有一女子入定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

撰述

汝自問之文殊乃運神力托上梵天出定不得佛乃云下方罔明大士能出此定須臾罔明至勅令出定罔明彈指一下女子便從定出

師曰天童謂若定若動當人變弄是卽是也只道得一半孰知三人皆是不守本分漢女子至今猶未出定在

舉雪峯與三聖遊山次見一隊猢猻峯云只這猢猻各各佩一面古鏡聖曰歷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峯曰叟生也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曰老僧住持事繁

師曰三聖神鋒潁利下視諸方獨此處遭人鈍置譬如雪峯局一堆臭屎已過橋去三聖却向屎邊挑剔所以被雪峯道箇叟生也後來又無轉身之術只管進前正好劈頭便棒幸雪峯是大人氣象天覆地載千古良規

舉僧問臨濟如何是吹毛劒濟曰禍事禍事僧禮拜濟便打

師曰僧恁麼問正好劈頭便棒如何卻云禍事禍事蓋大善知識縱奪自如且看他轉變處也然作麼生免得這一棒雖是佛來也無免處

撰述

舉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擯文殊纔近椎乃見百千文殊世尊遂問汝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

師曰文殊雖得便宜怎奈醜態盡露當時何不默受擯去管取迦葉三十年摸索不著

舉卧輪偈曰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六祖聞之別曰慧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師曰六祖爲救卧輪施此法藥若執以爲實作卧輪奴也不得

舉香嚴垂語云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腳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若不對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卽得時有虎頭招上座云樹上卽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嚴乃呵呵大笑

師曰香嚴設箇譬喻已剗心瀝膽說向人去豈可更問樹上樹下對與不對也招上座自是老賊別設機宜暗中合顯父子唱和千古繩規

舉玄沙問鏡清古人道不見一法爲大過患你且道不見甚麼法清指露柱曰莫是這箇法麼沙曰浙中清水白米從你弊佛法未夢見在

撰述

師曰鏡清恁麼道未嘗不是因甚玄沙點罰但出語未越常流且有逐塊之病若是鼓山便道問這破草鞋作麼他若道佛法未夢見在便道且喜且喜

舉三聖云我逢人卽出出卽不爲人興化云我逢人卽不出出卽便爲人

師曰二師也甚奇怪但未免因人出入却成固必鼓山卽不然幽洞豈拘關鎖意縱橫不涉兩頭機舉興化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輦感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

師曰諸人且道立卽是不立卽是若道有時立有時不立却似發瘡病相似若道雙炤雙遮遮炤同時猶未離教家極則畢竟作麼生須知有向上竅在拈拄杖卓一卓

舉雲巖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巖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巖提起掃帚曰這箇是第幾月吾便休去玄沙云正是第二月長慶云被他倒帚攔面撼又作麼生沙休去雲門云奴見婢殷勤保福云雲巖大似泥裏推車步步區區

師曰雲巖舉掃帚便是一槌兩當玄沙等衆口鑠

支那

支那

七

撰述

金非是不知雲巖意總只要渠據令而行也雪峯
門下不道不是藥山門下兼帶妙叶當不其然故
天童云象骨巖前弄蛇手兒時做處老知羞
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曰如
何是新年頭佛法清曰孟春猶寒劍門菴主拈云若
有人問劍門不恁麼道但道孟春猶寒
師曰二語既是一般因甚有異總之善知時節同
露春光但是新年頭佛法俱未夢見在

頌古 五十首

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華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

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于汝
毋令斷絕

黃面老子婆心切頭陀一笑難藏拙瑞瓣靈枝劫外
春看來是甚乾屎橛

舉百丈再叅

毒龍頭角已完全忽遇轟雷便躍天傾湫倒嶽喧千
古一句分明尚未圓

舉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
峯見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

歸方丈峯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未後句在山間令侍者喚頭去問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未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

德山父子賽英雄未後一句活如龍直是電光追不及人從水裏覓魚蹤

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天人師安云頭上角不全身上毛不出

毛角未生是甚麼五眼何曾識得他喚馬喚牛俱不

是藏身長在白雲阿

舉九峯問首座

鶉鴝樹上啼意在麻畚裏樵人祇認聲錯向枝頭擬雖然九峯還會先師意麼依稀越國彷彿揚州

舉芭蕉清禪師上堂拈拄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

師姑兩面赤鬚鬚剃去栽來作丈夫何如門外幡竿子獨立參天見也無

舉晏國師上堂云鼓山門下不許咳嗽時有僧咳嗽

一聲師云作麼僧云傷風師云傷風卽得瑯琊拈云
雷聲浩浩兩點全無

雷聲浩浩雨全無浪說將軍智用疎誰識孫吳機莫
測時舒時卷總由渠

舉疎山造塔

浮漚滿載當珍珠豐儉用來總不如嶺頭古佛雖饒
舌丈二龜毛縛太虛

舉大隨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箇衆
生爲甚骨裹皮隨拈草履覆龜背上

尋聲逐影兩頭猜面目多從箇裏埋西川古佛能除

柳拈起菴前破草鞋

舉洞山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須
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
麼生去石霜云出門便是草明安云直饒不出門亦
是草漫漫地

情存取捨一何艱怎似從來絕徃還不是渠儂多氣
渠他家曾踏上頭關

舉雪巖欽禪師問高峯云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
峯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峯云作得主又
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峯無

語欽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但只饑來吃飯困來打眠纔覺來却抖擻精神我遮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峯遂奮志入臨安龍巖山自誓曰拚一生做箇癡漢決要遮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宿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悟自謂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

幾年止認影爲真有時不見却難尋一朝撲落從前底始識師姑是女人

舉疎山叅大滌安和尚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滌曰是山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滌爲方泥壁乃放下泥槃呵呵大笑歸方丈山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爲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滌喚侍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囑云向後有獨眼龍爲子點破在後聞明招謙和尚出世

謙

目徑往禮

拜招問甚處來山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滌否山曰到招曰有何言句山舉前話招曰滌山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山亦不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滌山笑轉新山于言下大悟乃曰滌山原來笑裏有刀遙望禮拜悔過

白雲一片迷幽谷要把虛空尋面目逢人點破便知
非翻身跳出野狐窟

舉昔有婆子供養一菴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
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
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
十年祇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庵

敵手相逢各有奇神謀豈許外人知轉相陷害冤難
了最毒心腸機上機

舉女子出定

三箇猢猻夜簌錢倒四顛三太可憐攪亂叢林無了

日笑破燈籠嘴半邊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
一領布衫重七斤

分明徹底窮光棍那得青州一布衫識破渠儂無避
處海濤何處不生鹹

舉百丈上堂每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唯老
人不去丈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於過去迦葉
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
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
轉語貴脫野狐身丈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

因果也無丈曰不昧因果老人于言下大悟作禮云
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乞依亡僧津送丈領衆至
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
一點邪涎起禍胎葛藤窠裏浪疑猜忽然一撥通身
轉倒跨金毛出窟來

舉僧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州云無

趙老心腸真儼侗隨處黃金當面捧直路如何反做
彎甘把虛空鑽窟竈

舉僧問齊雲炤曰靈山會上法法相傳未審齊雲將
何付囑炤曰不可爲汝一人荒卻齊雲山也曰莫便

是親付囑也無炤曰莫令大衆笑

逐臭尋聲衆似麻何曾望見法王家路途絕處青天
遠纔擬承當轉見差

舉僧問雲幽憚禪師如何是和尚一隻箭憚曰盡大
地入無罣礙

聖箭從來無向背十方凡聖總難存靈機未審從誰
發猛虎閒將白額吞

舉紙衣道者問曹山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山
云未是妙者云如何是妙出云不借借

透網金鱗猶滯水出籠銀鶴尚迷封一遇紅爐重煨

撰述

煉石牛吸盡太虛空

舉僧問雲巖二十年侍百丈巾瓶爲甚心燈不續巖云頭戴寶花冠僧云意旨如何巖云大唐天子及冥王後有僧問九峯虔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峯云却憶洞上之言

高坐龍樓勢獨尊
野老何曾問闕門
鼓腹不知堯舜
力荷鋤引犢過前村

出
舉雲巖問藥山如何是異類中行山云吾今日困倦
且待別時來巖云某甲特爲此事來山云且去巖便

撥轉當頭別有機。旁行一路少人知。古殿雲深無覓跡。春風草長過前溪。

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曰與我過禪板來牙取禪板與微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曰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與濟濟接得便打牙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牙住後僧問和尚當年問翠微臨濟祖師意二尊宿明也未牙曰明則明矣要且無祖師意

蒲團禪板能行令却似輸他陷虎機直是逆風能把

撰述

拖西來無意許誰知

舉雲際師祖禪師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
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祖曰
不往來者鬻泉曰亦是藏祖曰如何是珠泉召師祖

祖應喏泉曰去汝不會我語

水乳從來不易分能分還是讓鶯王呼應往來祇這
是兩番提起自然彰

舉僧問投子凡聖相去幾何投子下禪床立

德山臨濟慣行令何如投子下床時箇中本自無蹤
跡安用干戈斷衆疑

舉僧問九峯虔禪師如何是西來意峯曰一寸龜毛
重九斤

祖意西來未許傳言偏理喪幾能圓卻聞石虎當門
吼驚起烏龜飛上天

舉雲門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
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
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
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卽不
可子細簡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

幾重關隘路行難說與行人莫自瞞但得揭開腦上

蓋縱橫出入海天寬

舉爲山間仰山甚處來仰云田中來爲曰田中多少
人仰掉下鋏叉手而立爲云南山大人刈茆仰拈
鋏便行

溪東拍板溪西鼓隔岸相逢兩目覩的是再來難躲
避等閑逼出跳牆虎

舉僧問潼泉如何是相傳底事潼曰龍吐長生水魚
吞無盡漚僧云請師挑剔潼曰擂鼓轉船頭掉穿波
底月

祖祖相傳事有無休將吞吐強分疎竿頭絲線從君

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舉洞山五位

正中偏黑漆崑崙空裏眠雖是不曾親切得眼前影
象却昭然

偏中正將軍手持無字印鐵馬金戈事正勤未得歇
時難自信

正中來夜半梅花鬪雪開一陣香風飄出谷始知未
許雪深埋

兼中至出匣青蛇難擬議陰陽反覆事何常莫道相
逢憑意氣

兼中到事理全銷無可道不是寒巖獨守空本無變
易開名埽

舉龐居士云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一條白練本天然點染從來不值錢初祖九年惟面
壁被人誤喚作單傳

舉古德云如牛過窓牖兩角四蹄都過了尾巴因甚
過不得

出籠金鳳尚棲枝一滴醍醐是禍機必待渾身流白
汗翻天覆地得便宜

舉僧問雲居僧家畢竟如何雲曰居山好

爲僧畢竟居山好世上浮塵不用掃頭頭盡是說無
生那問春花及秋草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沙門行山曰頭長三尺頸長二
寸山令侍者持此語問三聖聖于侍者手上捻一捻
侍者回舉似山山肯之

十分古恠類難收不是人兮不是牛好似葫蘆挂東
壁識者難言是趙州

舉僧掃地次曹山問佛前掃佛後掃僧曰前後一齊
掃山曰與山僧過靴鞋來

步步貪登最上峯眼中今古欲全空自言身在青霄

撰述

上不知已被白雲封

舉西園和尚自燒浴僧問何不使沙彌童行園撫掌

三下

室中穩密許誰知燒燈煮茗見沙彌門外客來休幽
莽主僕攸分猗此機

舉僧問韶山曾曰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曾曰有
曰是什麼句曾曰一片白雲不露醜

萬仞孤峯不露頂目力既窮徒引領看來無舌却能
言夜半令人發深省

舉僧問梁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莫亂道

祖意如空莫浪傳纔形文彩喪真詮金剛寶劍當頭
截雲廓中霄桂魄圓

舉蛤溪道者相看洛浦浦問云自梨溪相別今得幾
年溪云和尚猶記得昔時事浦云見說道者總忘却
年月溪云和尚住持事繁且容子細浦云打卽打會
禪漢溪云也不消得浦云道者住山事繁

同氣同聲本一途共來水上捺葫蘆兩輪互照非干
舌千古令人作範模

舉曹山辭洞山洞曰子向甚處去曰不變易處去洞
曰不變易處豈有去也曰去亦不變易

撰述

今古坦然無歲月東西一色亘虛空衲僧本分自如是豈由鬼力及人功

舉僧問雪峰古人有言峯便臥良久起云你適來問什麼僧重問峯曰虛生浪死漢

葛藤截斷露全機今古全空更孰依拂袖便行猶鈍置那堪重舉仍前非

舉僧問玄沙備禪師如何是和尚親傳底事沙曰我是謝三郎

門頭戶底莫須商此事親供不覆藏白龍江上月如書幾人識得謝三郎

舉藥山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巖問什麼作聲山抽刀驀口一斫

大人養子異尋常慈悲切處絕商量輕輕動著全身喪啓口原來是禍殃

舉僧問風穴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穴云木鷄啼子夜菊犬吠天明

石女手橫無孔笛古音吹動滿乾坤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舉僧問洛浦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浦云雨滋三秀草片玉本來輝

雜述

永覺和尚集卷第七

滿園桃李待緣生葉葉枝枝總是春一物不從天地得春秋歷盡秋如新

舉僧問芭蕉清如何是透法身句蕉云一不得問二不得休僧云學人不曾蕉云第三度來與你相見要關把斷路難通誰知直下便相逢等閑不坐空王殿倒騎水馬驟西風

舉僧問長慶如何得不疑去慶展兩手

學處雖多疑轉多眼前何事不諳訛等閒傾盡心腸去雲散秋空月印波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曰牆外底曰不問這箇道

州曰問什麼道曰大道州曰大道透長安

日用門頭有也無忽然指著莫分疎明明大道如天濶怎奈行人別一途

舉僧問禾山卽心卽佛卽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山曰解打鼓

一聲鼓震絕來機多智禪和喪所依深谷夜寒雲寂寂金烏突出照巖扉

舉未生前本來面目

底事分明不覆藏未生之日更郎當百千問答俱成隔何如擊竹絕商量

撰述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七

弟子興度刻
廣錄第七卷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七 終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八

嗣法弟子道需重編

佛事

鼓山天王殿上梁

棟隆斯吉橫開解脫之門護法儼臨永作金湯之固
示衆生歸元之路防僧海外侮之侵自然海晏河清
風和日煖更有究竟圓滿一句作麼生道坐斷千峯
平若掌頓教大地盡黃金

鼓山大雄殿上梁

白雲峯下紫雲屯金殿崔嵬奉至尊石鼓一聲天地

撰述

震靈源澎湃喜長存

新建禪堂成掛鐘板

石鼓峯頭是何時節峻嶺老寒松清風拂白月室內
一孤燈庭前三尺雪洞上至今水逆流亘古亘今無
斷絕分付渠儂爲舉揚金口木舌分明說

寶善掛鐘板

寶山深處舊叢林此日翻成特地新堂內誰能輕擬
議簾前報告要分明掛鐘板畢復云簾前報告要分
明獅吼爭同野干鳴忽得一聲山海震直教大地盡
醒醒遂擊

天寧寺禪堂掛鐘板

觀世音耳中有眼憍陳如舌上生苔若要那事分明
全憑此老打開二百餘年曾放下而今偶爾舉將來
一聲直透威音外露柱燈籠笑滿腮

落髮

金刀揮處露堂堂腦後須臾放異光直使魔宮俱震
裂衲僧鼻孔正昂藏
堦前剗草障雲消烈火光中發異苗箇箇頭顱元似
佛不勞彈指出塵囂
付衣

撰述

初學詩集卷之八

托衣云會麼此非娘生禪袴亦非婆與衣衫多子塔
前共談斯事黃梅夜半默自傳來昔日大庾嶺頭不
堪提掇今朝茗溪岸畔正好承當若夫一線相通便
已全身披搭未能脫體風流權且依例信受

爲聞谷大師起龕

八角磨磐隨日轉三脚驢兒逐電過一生唱此無腔
曲直至於今誰敢和恭惟聞谷大師之靈奪白馬令
續雲棲案白雲峯下見鬼見神茗溪岸畔入泥入水
陶家輪撥轉向上機關破沙盆托出從前佛祖平生
好向放行中把住直令窺伺無門今日請向把住中

放行共喜追送有路秣如放行一句作麼生道泥牛
吼出江干道踏破前山幾片雲

爲聞谷大師掛真

挂角羚羊善躲身直教千聖總難尋今朝落在山僧
手不免掀開示箇人遂挂真云聾雙腫爛爛如秋日
炤破山河沒點塵

爲聞谷大師封塔

以手打圓相云出而聖入而神不離這箇騎虎頭把
虎尾還渠作家恭惟真寂開山聞谷大師之靈倒行
臨濟令別顯少林機把斷虛空幻出人間佛事掀翻

大地放開腦後神光慣好欺聖瞞凡直要藏身沒影
祇爲婆心太切未能剿絕於生前所以贖物尚存還
須蓋覆於身後今日堯著冤家不免重下毒手這裏
全身都放下直教千載祇知名

壽昌老人誕日拈香

強把虛空計鳥跡老人人生來今八十生耶死耶總不
道蜜在口邊誰會啐洞庭蒼茫本無蓋鐵牛渾身自
流汗可憐荷山不肖兒兩眼何曾識得一當年曾誤
犯其鋒劈頭毒手打不息直至於今痛未休此恨綿
綿何有極今朝拈出這瓣香不覺薰著露柱鼻

壽昌老人忌日拈香

鋤頭柄下機橫絕鐔津舟上日初曦狹路相逢躲不
過却憶當年負痛時既有當年須有今日今日事作
麼生遂燒香

博山和尚忌日拈香

三載相依何所求抱毒歸來恨未休石鼓山頭重會
處不妨舉出報冤仇

掃玄沙宗一大師塔拈香

七百年來老毒龍今朝撥草問前蹤湘南潭北誰能
見不是冤家定不逢

撰述

新集和尙金剛經

聞谷大師三週忌日拈香

昔年寶善菴裏曾分一片旃檀今朝茗溪岸頭權借
三冬曲盡雖然南斗六北斗七要也前三三後三三
祇如前後異同之外別有相見處麼燒香云嚮
翠雲菴壽昌和尚忌日拈香

莫言嫩桂久昌昌此日凋零冷似霜絕筆不禁尼父
淚登堂空濕沼公裳千鈞巨鼎憑誰舉一髮如絲有
幾長最是傷心無限處一年一度獨燒香

重修佛心才禪師塔拈香

五百年前公非我五百年後我非公莫道古今成永

隔鼓山依舊白雲中卽今祖塔重新千載相通一句
作麼生道遂燒香

爲馬頭山了喻靜主舉火

生前不相識祇緣青嶂幾重去後却相逢獨有紅蓮
一朵恭惟竹菴了喻常禪師澄神澹泊毓德清眞堅
閉石關不許紅塵侵几席深藏竹塢惟饒翠色映袈
裟野菜可飧何須問蘇州有常州有把茅堪隱那管
渠驢頭比馬頭南去歲丟開杓柄長今朝一任皮囊
破祇此喻還了也未以火把打圓相云火燄與君重
說法要見烟消灰滅時

爲吼峯上人下火

相隨來也祇爲這箇決志便行不離這箇好似蜿蜒
戀窟到此始知大錯卽今末後一句作麼生道吼峯
上人惺惺著烈火光中一轉身獅子吼斷黃金索
爲長揖法師舉火

颯颯秋風正爾思忽傳楚破碧琉璃孤峯坐斷渾閑
事生鐵烹成莫自奇塵界已知長揖去皮囊須了未
生時今朝一句聊相贈勝熱門頭別有機
送衆僧靈骨入塔

石鼓山頭微骨寒大家相送出林巒唯有髑髏全不

識却如鐵壁與銀山蕩然獨露金剛體唯願諸人仔
細觀諸髑髏還知麼生耶死耶俱不道折角泥牛出
荒草以手指云髑髏裏面眼睛開夜半樹頭紅日杲
無縫塔裏好藏身萬聖千賢無處討

以手指骨云烈火堆中煅煉來世界身心俱放下炭
裏藏身幾箇知不須更說無生話

爲我聞老宿舉火

以火把順打○云如是之法我從佛聞以火把逆打
○云如是之法佛從我聞復作⊕云如是之法誰從
誰聞我聞老宿卽今還聞也未我旣不立聞亦不存

撰述

永觀元年所製經卷

本

九十六年消息斷好看峯頭月一輪今朝更有末後
句請參勝熱婆羅門

爲超塵上座舉火

閻浮一夢誰先覺到此方知全是錯今朝相送出石
門雲收雨散山川廓山川廓欲何託放下娑婆破布
衫從茲直證西方樂

爲興現上人入塔

劣削峯頭祖令寒灰飛烟滅髑髏乾藏身不是無蹤
跡箇裏從來不許看

爲性泰菴主入塔

漏盡香銷燭亦殘尚留賊物待今安納僧自有藏身
訣潭北湘南一任看

爲智光上座舉火

猛火炎炎六月蓮親叅勝熱到門前四大空何所
有任君鼻孔自遼天

爲本智西堂舉火

空山晦跡久忘年笑看浮雲幾變遷尋常愛說無生
偈今日無生更躍然一點靈光超法界說甚威音那
畔前爍破多生夢幻影騰騰火內現金蓮

入塔

支那

永觀元年所製經卷

本

撰述

本智上座歇盡馳求養恬守默三十餘年爲衆作則
不重子才只重子德今日何歸湘南潭北

爲旭華勤舊舉火

知君宿有鼓山緣出俗盟心復湧泉晝夜勤勞三十
載鐵石身心不變遷梵刹重興功第一冰霜雅操許
君全臨行贈汝光明種迥然直下出三千

入塔

旭華上座剛骨擎天實心若鐵勤勞苦功未嘗少歇
再造湧泉千古爲烈今日休歸證甘露滅
爲照空侍者舉火

二十四載執侍相依實心實行知彰知微今朝唱箇
還鄉曲出籠銀鶴向天飛雖是一具黃金骨也須親
見勝熱一會始得

爲洞生上座舉火

生也空死也空却似無端加一重生亦如死亦如亦
成點染非吾宗雖然如是怎奈賊私尚在必須勝熱
門中過方得高歌天外峯

入塔

雲聲普徧誰是知音雖然未得大用也是久鍊黃金
今日到此形銷影滅正是炭裏藏身

辨述

爲跬存上座舉火

跬步必存受鵝湖之囑付寸心不昧奉石鼓之毘尼
規圓矩方堪作後來龜鑑言信行果實爲先輩典稱
至于今日又作麼生直須燦破者些兒便可高超安
養界

送秀生靜主入塔

尚志弗易清脩無染學道者多似君者鮮今日到此
歸休不受世塵一點

爲卓生禪人舉火

生也無來死亦無去來去既無中有何住卽云應如

是住尚欠末後一句作麼生是末後一句遂下火

問答

問壽昌和尚以何法爲人師曰莫謗先師好進云和
尚以何法爲人師云未敢辜負進云恁麼則不爲人
也師云因汝致得進云今日所說又是箇甚麼師云
韓獪逐塊

僧問如何是君師云一人居五位端拱自無爲曰如
何是臣師云調和憑智力經綸在萬方曰如何是君
視臣師云帝德本無私恩波出九重曰如何是臣向
君師云羣星皆拱北天極體常如曰如何是君臣道

合師云殿虛無影跡香雲繞御筵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拄杖是榔栗進云學人不問拄杖師便打進云過在甚麼處師云不識痛痒漢問博山云大圓鏡裏說箇禪字早是痕生然則無痕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無痕亦是痕

僧問古澗寒泉水作麼色師云覷著者瞎

問箭鋒相拄底應機乃纖毫無差邊方言語不相諳如何辯他子細師云待他開口堪作甚麼

問格外明機底問南則以北爲酬饑餒急切相投未審如何賑濟師云一粒鼠粘子大地沒饑人

問妙用縱橫底臨機辯若懸河毘耶城裏彼上人來未審若爲酬對師云舌根下一句教渠如何吞吐問寒灰枯木底到這裏寂寞無言家中給侍之人日用如何指授師云誰教渠坐在死水裏問覷面相逢時如何師便打

僧問臨濟家事可得聞麼師云得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乞食到門前曰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家事總茫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入水見長人曰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王令不容情

問如何是鼓山境師云海岸峯高鳥絕棲進云如何

撰述

是境中人師云倚杖雲中嘯一聲

問舉心卽錯動念卽乖二六時中如何履踐師云舉心卽錯動念卽乖

問寶月懸空因甚不著地師云太尊貴生

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云妄想作麼進云恁麼則無進步處也師云醉漢不堪扶

問夜深月落古路雲橫無人共誰啐啄師云死水不藏龍問主人不出戶如何見客師云自有侍者在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老僧今日舌頭落進云和尚將何爲人師云賴遇闍黎取起來進云當陽指出無

生路縱橫天地任優遊師云閒言語

問如何是臨濟炤師云煞犀鬼莫逃曰如何是臨濟用師云揮戈定太平曰如何是炤用同時師云百步穿楊箭

僧問有智之臣因甚不用師云無渠著力處

師夢中有僧請益三玄師云汝問來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開口便見舌曰如何是第二玄師云開口不見舌曰如何是第三玄師云兩口無一舌僧禮拜師呵呵大笑

問洪波萬丈時如何師云淹殺闍黎進云犀牛角在

撰述

手師便喝僧拂袖歸衆師呵曰偷心漢
僧問既是無垢淨光院因甚又作浴室師云淨地恐
迷人

僧問如何是佛師云破木杓曰如何是法師云惡語
言曰如何是僧師云擔枷帶鎖漢

僧問如何是道師云東去洛陽三十里曰如何是禪
師云劈破虛空作兩邊曰如何是心師云未曾開口
見猶親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破驢脊上足蒼蠅
進云見後如何師云鐵牛背上無蚊蚋

僧問我有一百問請師一句答師曰答僧曰畢竟如
何答師云卻成兩句了也

僧問某甲昨日一問今日請和尚答師曰昨日答汝
竟僧曰今日又如何師云兩重公案

僧問行住坐卧不離這箇如何是那箇師云仁者自
生分別進云不分別時如何師云現分別在僧便喝
師笑而不顧又問昨日夜叉頭今朝菩薩面時如何
師云又是自生分別僧禮退

僧問如何是一師云我聽得不清僧便高聲問如何
是一師云卻是你聽得不清

撰述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鴉鳴鵲噪問如何是箇中人師云眼橫鼻直

僧出禮拜師云一任設施僧便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云草賊大敗

僧出禮拜師云猶較些子僧擬進語師云白雲萬里僧云豈無方便師云尚嫌少在

僧問如何是獨露無私一句師曰須彌山進云還許學人趣向也無師便喝

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云問底是第二義僧曰無問無答時如何師便打僧曰過在什麼處師云大好無

問無答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此是臨濟事關黎且止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我此中無這樣事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老翁去後空山寂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少年春日對芳叢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燈籠說去露柱傳來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撲鼻杏花香曰如何是免生死底人師云要免作麼

僧問摩耶夫人乃諸佛之母未知那箇是夫人之母師云多箇頭作麼

接連

僧問世尊初降目顧周行指天指地惟我獨尊後雲門欲打殺與狗子吃未知雲門是甚麼心行師云世尊垛生招箭雲門止響揚聲

僧問自達祖西來只是覓箇不受惑底人後分皮髓時還有不受惑者麼師曰一狀領過

僧來叅師曰自何來僧曰黃蘗來師曰還帶得黃蘗棒來否僧便作行棒勢師曰果然龍生龍子僧無語師曰三十棒汝自領去

僧來叅便喝師亦喝僧復喝師亦喝僧又喝師曰饒你更喝八萬四千不如還我未喝前一句來僧無語

師云杜撰禪和好與三十棒

僧問善才童子叅德雲比丘爲甚却在別峯相見師云相見定是別峯

僧問單刀直入魔軍陣戰勝何曾殺一人既是戰勝爲甚麼不殺一人師云你擬殺箇甚麼

僧問風穴道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惱亂衆生

僧問一人在險道中行後人持刀逼殺前是虎狼衝轂兩傍萬丈深坑正恁麼時進退不得有何方便令不喪身失命師云也祇是一場幻夢

僧問真非真恐迷我常不開演不開演箇甚麼師曰任你拈出也只是箇破草鞋
僧問急水灘頭波浪急誰人過此得無虞師云誰知平地裏也更有波濤

海岸居士請齋于宗鏡堂僧問如何是宗師云離根破草鞋曰如何是鏡師云黑漆桶曰打破鏡來時如何師云相見了也曰見後如何師云切忌道著僧問如何是向師云無你背處曰如何是奉師云無你忽處曰如何是功師云無你歇處曰如何是共功師云無你分處曰如何是不共功師云無你合處曰如何

是不涉功勳一句師云無你問處

僧問如何是黃龍三關師云茗溪一關也未過在進云如何是茗溪關師云萬里望崖州進云恁麼則銀山鐵壁飛鳥不度師云誰向汝恁麼道僧無語師云

嘆

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一點不漏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云一滴不存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云看風使帆曰三句外還有句也無師云有曰如何是三句外一句師云禮拜著僧禮拜師云是甚麼僧無語歸衆

僧問世尊纔陞座文殊便云法王法如是如何是如是之法師云合取兩片皮

問馬祖上堂百丈卷席和尚上堂肯容掀座否師云效顰不是西子

問昔日永明今朝永覺經云覺明爲咎請判是咎非咎師云你作得箇座主

問佛之一字我不喜聞早晚佛聲不絕還聒耳否師云終無別樣

問出則不爲人和尚爲人否師云老僧無意必

問棒喝交馳盡落古人園纘和尚將何殺活當機師

云諸方火堊這裏活埋

問先真寂大師遷化向何處去也師云如今來也還知麼

問洞山三十年鬼神尋不見安平真人却來和尚處乞戒此與古人是同是別師云拯溺須臨水孺月却登峯

僧問和尚昔到溫陵海水再潮人人驚異今到武林還有異事也無師云好事不如無

僧問說黃道黑鈍置渠儂豎拂拈槌眼中著屑去此二途畢竟如何爲人師云且合兩片皮

撰述

問法華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爲甚麼趙州道念佛一聲漱口三日師云一任顛倒問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爭奈目前峯巒奇秀師云是甚麼

問古人道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真實未審將甚麼喚作真實師云破木杓

問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如何是自己胸襟流出底師云天不蓋地不載

問古人云若向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爲師未審是那一句師云也是堦下漢

居士問雲門大師云法身有三種病兩種光且道是甚麼病是甚麼光師云眼底重加脣

問和尚在鼓山因甚不肯陞座今在鉤裏因甚說黃道白師云莫向語默中覓取老僧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燈月交輝處公子醉扶歸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出門一長嘯杳然天地空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仙人旣羽化丹竈亦坵墟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上林花似錦每帶馬蹄香

問那叱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爲父

支那

大藏經

卷八

撰述

永樂府志卷第六

三

母說法敢問如何是本身師曰析肉骨還父母的是誰

問一口吸盡吳越水時如何師曰吸向甚處去僧無語師云急須吐却

問大地無寸土時如何師曰闍黎在什麼處住下僧無語師曰好箇大地無寸土

僧叅問獨坐當軒者是誰師起身出位探頭云道什麼僧復問獨坐當軒者是誰師便握手僧云原來和尚不解作主師笑之僧便出師顧待僧云分明記著僧問學人不識路頭乞師指示師云汝從那裏來曰

寶壽來師云大好不識路頭

僧問如何是金剛大義師云擬著卽禍生進云不擬時如何師云無你躲跟處

問壽昌和尚如何爲人師云壽昌橋下水流東曰今日茗溪又作麼生師云決無異味曰未審是什麼味師云試啞啞看僧擬進語師便喝僧禮拜師云這一喝何曾落地在僧無語師云淹殺這漢

師自寶善歸僧問還帶得寶來麼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去你不是辨寶底

僧問如何是寶師曰無人著價曰如何是善師曰千

撰述

聖行不得曰更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不名實善

二僧登大頂歸師問還到大頂麼一僧曰到師曰見箇什麼曰海曠天空師曰你祇在二頂住脚何得妄語曰大頂事作麼生師便打又問一僧你到大頂見箇什麼曰與這裏一般師曰作麼生是一般底事僧便喝師曰這一喝是學來底別道看僧無語師亦打僧問鳳凰池上還有鳳鳴否師曰鳴則不無祇恐闍黎不聞曰聞時如何師曰喪却闍黎

問先興聖國師云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

與祖特地隔天涯意旨如何師曰切忌從他覓曰畢竟從何處覓師曰覓亦不可得不覓亦不曾失曰恁麼則無事去也師曰千年鬼窟曰恁麼則某甲如坐荆棘林中請和尚救拔師便打

問凡有言句盡屬染污如何得不染汚師曰大小鼓山被汝一問直得口如鼻孔曰恁麼則無言也師曰是何言歟曰作麼生師曰鼻孔如口

問古云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舉手曰如今拈出也知有也未僧無語師曰脫空作麼

問文彩未生時如何師曰闍黎恁麼問蚤是生了也

撰述

示覺宗月念老

三

曰不恁麼時如何師云亦是生也

僧問如何是古曲師曰今人不得聞曰聞者如何師曰不是今人

問向上一著千聖不傳和尚如何傳師曰若傳則瞎却闍黎曰不傳又安得到於今師曰渠無今古

問擬心卽差不擬時如何師曰你擬向這裏踈跟麼曰如何得體會去師曰體會什麼僧又擬問師便喝出

問古帆未掛時如何師曰古帆曰古帆已掛時如何師曰古帆曰如何是古帆師曰不是今時物

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野老不知朝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闢市逢天子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御門見臣下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宮內不聞聲

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鐵崑崙曰學人如何趣向師曰何曾背來曰學人初入叢林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久矣

僧問洞上宗風卽不問不落五宗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葱嶺西曰達摩西來又作麼生師曰無風起浪曰起後如何師曰鴛鴦枕上雙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撰述

元稹和盧仝集卷第八

三

湯曰忽有客來將何祇待師曰滿盤無米飯三杯不濕

問如何是不墮凡聖句師曰靈源洞口石將軍曰如何是無間古今句師曰年年江水向東流曰如何是不涉事理句師曰崑崙入海無音耗

僧問如何是鼓山鼓師曰一聲直透威音外曰此鼓誰人能打師曰無手人行杖曰何人得聞師曰劣峯側耳

僧問久嚮師風請垂一接師曰不接曰和尚出世爲人如何不接師曰鐵壁鐵壁曰學人便恁麼承當時

如何師曰你承當箇什麼僧無語師曰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高高山頂立師曰我道是墮頂漢曰如何是深深海底行師曰我道是埋沒漢曰如何是閨閣中物師曰高高山頂深深海底曰若是則如何保任師曰保任箇什麼曰此事師曰此事是什麼僧下喝師曰喝則不無別道看僧再下喝師便打趂去

僧問大道玄邈如何趣向師曰與閤黎隔多少曰雖然不隔爭奈迷何師曰既是迷爭知不隔僧無語師曰祇這不隔迷却了也僧禮拜

問如何是不跨石門一句師曰前江湖正滿曰恁麼

支那

元稹和盧仝集卷第八

三

則徧界不能藏也師曰是什麼僧曰某甲今日舌頭短師曰放汝三十棒

問古云一步密移玄路轉如何是密移一步師曰石牛夜出山前路曰移後如何師曰金鳳朝穿碧落雲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眉毛下

問觸波瀾不散隨扣擊無虧亦是生死岸頭事如何透得過師曰識得不涉聲色底麼

問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未審向什麼處安身立命師曰喚什麼作身命

問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這一箇也不消得拋向

水去未委年高老大靠誰養老師云終是靠人不得問眉間赤爲父報仇自喪其身後來此劍不知是何人得去師曰家家門前火把子

問一朝蛇入布襪襠是甚麼時節師曰急

問梅花漏洩春消息花在枝頭春在什麼處師云甕裏何曾走却鼃

問洞上密意乞師畧通消息師云硬如綿軟如饅問百尺竿頭須進步未審這一步作麼生進師云金龍出海白浪滔天

問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會不

撰述

列位和師範卷第八

三

可以寂默通畢竟如何卽得師云要不悶守本分

僧問家裏人方識家裏事作麼生是家裏事師云夜半烏鷄頭戴雪

問不見一色猶是半提如何是全提底時節師云木

馬火中嘶

問末後一句始到牢關作麼生是末後一句師云千聖不奈何

僧問眼光落地時向什麼處去師云海爲龍世界空是鶴家鄉

師有偈勉善侍者云從來佛法無多子縱橫妙用有

多門末後一關如踢破大地山河一口吞者便問如何是末後一關師良久者禮拜而出

問如何是向師曰幼子常思母一飯未能忘曰如何是奉師曰手捧瑠璃鏡何嘗更顧他曰如何是功師

曰老農清夜坐披襟待月來曰如何是共功師曰羣影高低現一鏡本無私曰如何是功功師曰銷兵放

馬後鼓腹樂昇平

問如何是類墮師曰綠楊芳草岸穩臥醉春風曰如何是隨墮師曰朝隨芳草去暮踏落花回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黃屋簾垂後堦下不聞聲

撰述

問祖師西來卽不問如何是隻履西歸師呵呵大笑
云賣草鞋漢

問如何是大人相師云蟻子進云此人上來與和尚
相見時作麼生師云一腳踈死

問古人道參學之要祇是箇最初句與末後句若透
得則參學事畢請問和尚如何是最初句師曰摸著
鼻孔曰如何是末後句師云拈却鼻孔曰最初句與
末後句相去多少師便咄

問向去底人因甚不居正位師云死水不藏龍曰却
來底人因甚不住偏方師云有爲終不貴

師因失跌僧問昔宣律師因行道失跌天人爲之捧
足今和尚因跏經失跌天人向甚麼處去師云汝但
問取天人

昔僧問保福云龍披袈裟一縷金翅鳥不能吞今僧
全披因什又被虎吞却福作忍痛聲僧請師別語師
別云袈裟有時護不及僧云因甚護不及師云二祖
往鄴都

受戒三問

戒必師師相授請問威音王從何人受戒
戒光從口出非青黃赤白畢竟作何色

文那

永覺和尚續錄卷第八

三

撰述

破戒比丘不墮地獄既是破戒因甚不墮

室中六問

五虎攢竿如何救得此竿出去

離却語默動靜別通箇消息來

茗溪一滴味異衆流未審是甚麼味

真寂門前烟波浩渺不假舟楫如何得渡

眼空宇宙腳踏毘盧的人因甚猶在半途

倒挂須彌逆旋日月的人因甚猶遭痛棒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八

終

弟子道崇道宗道揚

同刻廣錄第八卷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九

嗣法弟子道需重編

法語上

示本照上座

本來成佛因甚自取沉淪本有家珍何故拋却外走
祇爲一念生迷致使百非俱集由是甘受波吒不能
自出正如人在夢中受大苦惱擺脫不得若道是有
分明是夢若道是無現今受苦忽然老鼠翻盆破夢
而出則夢中之事更不必論其有無又況乎捨之取
之哉上座夢中之事種種非一苦惱亦非一要取取

不得要捨捨不得日以繼日歲以繼歲無有覺時則苦惱亦無有已時也應知處這境界無有別方得箇擺脫祇要識得渠是夢識得渠是夢豈更有人於已夢之事而作取捨之想動哀樂之情哉然睡蓋既深要醒亦良不易曾記得先佛有一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上座能將此偈常持不輟深究其旨有朝磕著觸著則大夢必醒管取呵呵大笑去也既到這般田地不用問人任你獨居也得領衆也得縱橫自在出沒無方又何論瑣瑣細末哉余居荷山八載唯得

上座往還最稔今有鼓山之行乃從予求法語夫法本無法語有何語凡有語言盡非實義但仁義道中未可以無言也乃爲諄諄如此他日大夢醒後唯無呵罵爲幸

示某上人閉關

余聞古之學道者博叅遠訪陸沉賤役勞其筋骨饑其體膚百苦無不備嘗並未有一室閉關守寂以爲學道者也自入元始有閉關之說然高峯閑死關於天目乃是枕头落地後非大事未明而晝地以自限者也入明乃有閉關學道之事夫閉關學道其

撰述

最初一念乃是厭動趨寂者也。祇此一念便爲入道之障。況關中旣不受知識鉗鎚。又無師友策勵癡癡守著一句話頭。如抱枯椿相似。日久月深。志漸靡力。漸疲話頭無味。疑情不起。忽然轉生第二念了也。甚至身坐一室。百念紛飛者有之。又何貴於關哉。今上人旣發心入關。便當具真實心。發決定志。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勇猛向前。更勿擬議。如一人與萬人敵。相似我若不殺死他。他必定要殺死我。苟不拚命殺出。豈有自活之日哉。直須一日緊過一日。一月緊過一月。逼來逼去。如老鼠入牛角。則自有活路去也。

示惟謙上人

我嘗謂學道之士。第一要信得及。第二要放得下。第三要守得堅。有此三要。方可學道。何謂信得及。信得我本來是佛。不少一毫。又信得佛祖垂下一言半句。等閒如倚天長劍。必能斷人命根。有此實信。方可策進。若稍涉狐疑。策進無由。所以要箇信得及。何謂放得下。人被許多虛名浮利。恩愛業緣。種種牽纏。如鐵城銅鎖。無能自解。必須勇猛奮發。一切斬斷。再不復顧。方可策進。若稍有留戀。必遭絆倒。所以要箇放得下。何謂守得堅。緣人一時感激。向前亦似信得及。放

得下但恐遭逆順二風吹將去則信者不信了也放
得下者依舊要擔取去了也所以要箇守得堅具上
三者然後看一句話頭不管生不管死不管閒不管
忙盡力提撕日久歲深自然瞥地此是歷代諸祖已
行的路上人勉之

示黃孟揚居士

衆生所以不能出生死者只是箇迷何謂迷以其妄
識橫起見有外境也既見有外境則有好醜既有好
醜則有愛惡既有愛惡則有取捨既有取捨則有善
惡既有善惡則有果報善極生天惡極沉地總屬輪

迴無有休息今要破此外境首要斷此妄識此妄識
從無始劫來根深蒂固豈可容易然此妄識全無實
體所以亦非難斷若得本光一透便可立破古人有
於一言之下立地承當者非是誑語但衆生根機遲
鈍未能頓悟所以歷代祖師教人看箇話頭看話頭
者非可悠悠地過去直須切上加切勇猛向前如單
鎗匹馬遇著三軍圍繞直須拚命殺出若稍遲緩有
能自活者哉每日應種種緣雖無刻暇而此話頭不
可間斷或遇緣打失便要鞭起叅來叅去日久歲深
忽然疑情頓起內不見有五官百骸外不見有山河

撰述

大地惟是一箇話頭綿綿密密到此地位更須大加精彩忽爾因地一聲則話頭破矣話頭破則前境破前境破則生死破斯時也依舊青山綠水一任地獄天堂便好向人說本來是佛可也說無淨無穢可也說無佛無衆生可也若妄識未滅分別千差貪嗔癡慢熾然不息乃向人說無佛無衆生則魔種邪氣耳此話頭未破之時工夫逼拶得緊或見種種異境或生種種異解竝是妄識作怪便當一刀揮斷待得因地一聲自然千妄萬當若初做工夫時勢必難上蓋是昏散二魔習熟難遣耳雖千做不上萬做不上決

定要做上如古人所謂愚公移山者焉捱來挨去自然工夫漸熟自有到家之日衆生無始劫來許多苦楚甘自承當這些小難處却攢眉怕怖是謂愚也若謂不消恁麼別有一法可出生死卽是外道家法暫時自誑終入輪迴何也以渠迷情未破故也

示丁元闢居士

靈光獨耀迥脫根塵此二句太說盡了也若能於此會去山僧安敢饒舌其或未然且打葛藤去衆生靈光本無遮障怎奈迷情妄起由是內有六根外有六塵根塵對立妄識橫生作好作惡起善惡業因業受

撰述

六度集經卷第九

五

報六道輪迴如汲井輪波波劫劫頭出頭沒無有已時諸佛愍之爲說大法總之要明箇靈光獨耀而已若靈光不昧根塵頓泯心忘境寂圓照無外覺體如如其名曰佛若其光未露須是有箇方便方便者非是求人講說非是穿鑿經書非是多作福田非是閉目死坐但於日用中剔眉睜眼看箇如何是本來面目不得計難易論遠近亦不得愁我根機遲鈍慮我業障深重只管向前做去日久歲深忽然撞著始知飯是米做燈便是火這些說話好付丙丁了也呵呵示伯駒上人

衆生爲無明所覆故心境對立心境對立故百非交起然心本無心境本無境但由無明作障故心境妄現如空中華祇緣青生耳既云本無豈可評量仁者乃欲論其異論其同果可得乎非獨異同不可得卽言本無異同果可得乎如今能知本無者是謂心所知本無者是謂境心境歷然所謂本無者又安在乎卽如仁者所問不思議境乃天台觀法彼教謂一念具三千性相卽空卽假卽中是謂不思議境然已云境乃是對觀立名若觀諦不忘總居門外有甚好智者耶卽使觀諦雙忘方稱入門望祖師門下事猶隔

法華

法華指掌疏卷第九

六

援述

江在可輕引之以爲比擬哉仁者此去不必扯動葛藤但專其心銳其志向本然上深雖痛割不到不休有朝摸著鼻孔依舊山青水綠冬寒夏熱心耶境耶不道不道

示劉孔學茂才

世謂周孔之道宜於經世釋迦之道宜於出世各擇所宜而宗之是淺之乎論二教者也夫使周孔無出世之實德則所謂經世者非雜於功利必束於名相何世之能經使釋迦無經世之實用則所謂出世者非墮於邪計必局於自私何世之能出故知經世出

世實無二道實無二心周孔蓋得釋迦之妙用以弘經濟釋迦蓋得周孔之密印以證涅槃世俗徒執其外迹而二之如水炭之不相入則亦未之深考也公今旣欲措於大道更不必論其異論其同隨舉聖賢一則語言上深窮到底但不可落情識如孔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可知不是情識上事若得情忘識絕則本來巴鼻自然現露非言語可以形容旣得此巴鼻儒也可釋也可非儒非釋亦無不可也勉之

示緣生上人

諸法從緣生亦復從緣滅此靈山老人偈也知法從緣生則法無自性法無自性則非滅非生非滅非生則體本自如體本自如則言有性者妄也言無性者亦妄也卽言體本自如者亦無非妄也雖然恁麼說去恁麼解去還當得悟也未既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須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親證一回始知從前所說玄上玄妙上妙是甚麼熱碗鳴聲思之

示若水上人

近日宗風掃地魔鬼興妖到處妄稱知識冬瓜印子妄相印可互相牽引入無間獄看來及不若一專崇

戒行者猶有成佛之因山僧至此事不獲已說黃道白看來也是一場敗缺但區區之意乃欲於冥冥長夜中令諸人窺見一線光明然魔黨熾盛獨力奈何所冀高明從真實叅究中透出從言語不到處悟入不可落在鬼窟中不可絆在葛藤內任白馬坑垂手直過縱黃龍關掉臂而行未是丈夫之事況耽學虛頭胡喝亂棒他日大有事在若水上人性素樸茂掩關三載徧閱大藏可謂有道精勤者但未知有向上一竅如老鼠入飯甕畢竟無出身處須將三載所閱放教無半點字腳然後以堅固志奮勇猛力向一則

公案上力叅力究不許作知解不許求講說不許將心待悟不許自生退屈但怎麼做工夫自有透脫之日回視一大藏教無一非單傳直指西來大意矣勉之

示無安上人

淨土一門別無巧說祇要這一句佛號時時不斷念念不忘不要管是理持是事持這一句子純熟如雲開日露事也了理也了更有一句事理不到的也了但今日念佛者多生西者少其故何哉祇爲你口說極樂意戀娑婆如何去得所以念佛人須持起一把

金剛寶劍將許多閒情一截截斷方有趨向分又有一等人纔念佛又愁不悟道却要叅禪心挂兩頭功不成就全不知念佛也是這心叅禪也是這心叅禪叅得到的念佛也念得到昔蘇東坡初叅禪無入處後見東林總總曰你的障與諸人不同須是死心念一箇佛號始得東坡依之單持阿彌陀佛久之得入乃述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入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渠是什麼聰明人乃能死心於此得入今人纔識得之乎也者便說我是高明人怎肯守著這愚法看來真自愚也上人若肯

撰述

抄寫

九

信受便請加鞭更勿躊躇斯爲善耳

示爾殊上人

汝要我明白開示麼殊不知我宗門中實無委曲處實無隱諱處皆是明明托出祇爲你自生障蔽所以白雲萬里若是箇沒意智漢子自然如鏡照鏡去也如昨小叅云曲如箭直如鉤小是海大是漚蚯蚬驀過東海跛鼈跳上雲頭已是滿盤托出怎奈你却疑三疑四不能直下領荷如今向汝道直如箭曲如鉤大是海小是漚神龍驀過東海玄鶴飛上雲頭你還信得麼信得便請領去

示密因上人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教中道祇是箇妄明一生便見有山河大地妄明不生則山河大地無非清淨本然這箇道理教中太煞明了當時長水難道不知如何竟抱疑不釋往叅瑯琊覺便問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琊便憑陵答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問也恁麼問答也恁麼答因甚長水便悟去須知宗門中別有長處無非要坐斷你知解脫釋你名言令你直下領畧現量親證若祇如教中恁麼道雖解得十分明白怎奈山河大地依舊

撰述

法苑珠林卷第九

障塞眼睛清淨本然依舊白雲封裹正如說食不能飽人何以故爲渠越以比量識心依著名言揣擬如隔牆見角比之爲牛隔山見烟比之爲火豈是真實哉今上人但於瑯琊答處常提起看他是箇甚麼道理他時後日忽然捉敗瑯琊却向鼓山門下喫痛棒去勉之

示太雅上人

昔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此語非獨在世法中爲名言卽在佛法中亦爲名言凡有志於學佛者首要一箇大膽直將成佛作祖爲已

分內事一切人天小乘俱非所願況區區聲色之末乎有此大膽方有趣向分雖有大膽而無小心則麤率鹵莽其流至於猖狂自恣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自以爲高而實卑自以爲進而實退故須一箇小心有小心方能韜光斂彩潛思密究深造而至於自得也深造而至於自得則靈光渾圓照滿十方更無偏滯之執若未能至於自得則東倚西靠右牽左扯如獼猴上樹無自繇分無自繇分豈有出生死分耶故智欲其圓智光旣圓其行必方非智外有行行外有智也率此本圓之智全無隱僻之礙自無不方之行矣

若行而有未方者必其智有未圓或習氣未淨也智有未圓固當勉力參究打破最後一結若習氣未淨更須照管保任如古人牧牛之說未可縱他犯人苗稼到得如露地白牛趣亦不去方可任他出門耕翻大地去也雅上人以絹來請法語彼年少力強有志斯道而千里之行慎於跬步故爲詳之

示印朗上人

凡要參禪須是先要打疊得意根下十分乾淨方有趣向分若意根下有許多不淨的意思思縱饒用工真切而病根必乘間而發必然別有境界現前十箇五

雙落在魔道雖因緣到時亦多出世稱善知識而心必毒如蛇猛如虎媚如狐狡如鬼專逞人我妄起生滅一朝報盡入地獄如箭射故知必先要箇乾淨心腸既有此心腸逢著一則機緣過不去便須勇猛向前直要究明不悟不已決不可將知解揣摩他是什麼道理若暫起此念便隔千里何也爲這箇不是知解邊事爲無始劫來被知解埋沒故今日教你參話頭正是要你意識不行庶天光忽露得見本來面目若一用知解則緣本求魚決無得理既自己不可揣摩亦不可求人說破何以故爲這箇不是言語上事

的要親證若他人口上說破我便將識心領畧則重增埋沒了也但只要時時提起念念追究如尋箇要緊物相似穿衣喫飯時迎賓送客時隨衆作務時竝如是尋討不暫放下尋求尋去忽然因地一聲身心世界一切平沉一段圓光輝天鑑地本無向背亦無中邊千七百則是什麼臭爛葛藤三千諸佛是甚麼野狐精魅到此之際順行逆行天亦莫測左之右之聖亦難知有何三界可出聖位可安也是謂大丈夫之事切宜自勉

示圓照上人

上人諱慧日字之曰圓照夫日輪在天靡有不照而廣廈重樓飛簷礙日則其照弗能及高峯峻壁倒影成陰則其照弗能圓暗雲昏霧迷翳弗開則其照弗能現日落西嶺星月爭輝則其照弗能全是日之照非天下之至明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必其無地弗照無時弗照非外境可得而蔽之而無思無爲自然圓照一切此釋氏所謂圓照三昧而觀音之八萬四千手眼不足以喻其廣也若欲入此三昧但將一箇庭前栢樹子著力看渠是箇什麼道理莫生卜度莫生知解一味拍盲做將去有朝虛空中湧出日輪頂

撰述

和光聖僧金卷九

七

門上突開正眼是之謂圓照也勉之

示一如上人

內而父母所生血肉身分外而山河大地明暗色空
總祇一如更無別有無你悟處無你迷處無你向處
無你背處三世諸佛無立地處十界依正無安著處
祇爲你妄起知見便向無中造有結暗中之机鬼現
空裏之乾城由是三界六道如汲井輪頭出頭沒而
所謂一如者不可得而見矣必須假著一則無義味
話令汝實叅實究忽得一念不生自然全體呈露百
如千如祇是一如更無不周不徧通天徹地大用顯

行直向毘盧頂上打箇觔斗撫掌大笑說甚麼達摩
祖師喚來洗脚揩背亦何不可
示照遠上人

人人具有一大光明炬本自照天照地無遠弗届與
諸佛諸祖無二無別特爲妄想塵勞所蔽不能發露
所以必須學力磨之何謂學力蓋是將生平意氣精
神四大血力悉住在一句話頭上不容有絲毫走作
久之非獨意氣精神四大血力凝作一團卽大地山
河以及十方虛空亦皆凝作一團如一箇鐵丸子相
似有朝逢緣遇境忽鐵丸子爆開迸出達摩眼睛則

撰述

和光和尚傳錄卷第九

山河大地總一大光明藏說甚千七百則臭爛葛藤
三百餘會拭瘡疣紙悉皆照破無半點字脚其爲照
也不亦遠乎

示自叅上人

禪之道尚叅叅之爲義也非師長所能詔非兄弟所
能代非客氣所能雜非外形所能拘唯在自心之力
勇猛直前如關壯繆單刀匹馬直入百萬軍中斬其
渠魁豈不偉哉但稍計其難易慮其遠近憂其成敗
則自且立況叅乎至於自不立則客氣得而乘之
而自雜矣外形得而拘之而自局矣至於雜且局雖

師長兄弟日從而策勵之其何能之有憶昔人有一
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
一切是非莫管叅之義其如是乎上人字自叅執紙
來求法語予但爲拈此令其顧名思義力而行之其
於道或庶幾焉

示忠求居士

淨土法門千安萬當不容擬議且此一句佛開口便
道著有何難念然舉世之念佛者多往生者少其故
何也祇爲娑婆念重故也譬如萬斛之舟正欲乘風
張帆有瞬息千里之勢你若向舟頭釘一樁不肯拔

撰述

和覺經疏卷第九

去其能進否所以雖日念佛而西方尚遠往生無分
今念佛人若能將娑婆世界上一切恩愛一切產業
一切冤債一刀兩斷不復回顧但祇隨緣過日任運
而行單單祇靠著一句佛號動靜苦樂一切境中不
許暫離晝夜無間如珠走盤圓活自在則雖身在五
濁便已神棲九蓮又何待彌陀放光觀音勸駕而後
往生哉伏惟信受是幸

示持平慧度二上人

龍之躍也必於潛雷之厲也必於復機之發也必於
寂氣之舒也必於翕廣而推之天地之撰神明之德

萬物之情其屈伸往復之機靡有不如是者故古來
學道之士必貴凝其神一其志覃其慮銳其精然後
可以造忘言之奧沼無思之致而聖人之能事可庶
幾焉若夫矜狂浮露其光外炫躁競奔馳其神外分
則非獨聲色足以汨其心名相足以濁其智而重玄
極妙之思反成鴆毒適足以自戕其慧命而已餘杭
之龍門山以石爲關陡絕天半迥隔塵寰飛鳥不度
蓋梵音弗及之境也有二除饑士築室宴坐其中皆
出於真寂之門雖各具一知半解而無矜狂浮露之
態躁競奔馳之狀韜鋒肅氣穆然以居研窮大事必

摘述

和貴無所不爲

六

求至於古人之域而路途茶飯化城几席非其所安
矣茲執卷來索余一言爲贈余謂古人鼻孔多得於
激發之餘故具大志者必須萬里壘足朝夕參請不
敢以一室自局然古亦有退處一室而疑團撲落者
如南陽之擊竹茶陵之墮驢龍鬚之落枕皆了處重
雲形影相弔而逢緣觸發卒以償徧叅之宿債畢生
平之大願又安在叅請之力哉良以其神凝其志一
其慮覃其精銳卽是而求之鮮有弗獲者況清風一
鳴明月一林鳥囀枝頭泉鳴磣底未嘗不深談實相
善說法要也上人勉旃

示心觀上人

心是何物而可觀觀是何物而觀心能所既分面目
斯失愈觀而愈遠矣蓋衆生各具佛性祇緣渠妄識
分別故障雲日深靈光日錮無有出期我祖師門下
首禁分別祇將一句無義味話令你嚙嚼不許作解
會不許落口吻日久歲深功窮力到忽然情忘識絕
則如雲開日現水到渠成輝天鑑地耀古燦今而丈
夫之能事畢矣若情將忘而未忘識將絕而未絕坐
此勝妙境界中得少爲足妄稱了事者十嘗八九殊
不知認假作真禍根非小須知此中雖玄中玄妙上

妙要未能忘能所心境畢竟相待學人善能察知一坐坐斷直窮到底方是丈夫漢也觀心之義固如是耳

示心涵上人

昔達摩大師初來震旦示教外別傳之旨猶慮此土信者不及乃以楞伽四卷爲證古德云此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旣無門則無可窺伺處無可趣向處無可領略處惟得出一身白汗者自然默契如人在空中不作有門想不作無門想不作門內想不作門外想古人云折合還歸炭裏坐意殊深矣若

夫公案上叅許功夫上逼拶時時瞥然得箇入路此盡是光影中事物途路上茶飯未爲了當何以故爲渠有禪可悟也蓋公案上許多玄妙道理不出有能見之心所見之理心與理畢竟未忘則此心非實乃緣境之分別此理非實乃識變之妄影其視心忘境絕洞徹法源者奚啻天淵也昔興陽剖將入滅大陽勘之曰那事作麼生剖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若到恁麼田地庶幾稱本分衲僧也雖然有等聞恁麼道便云我會也我會也恐又在海面上栽花去也上人勉之

撰述

示四弘上人

佛祖之道如日中天而盲者弗見豈日之咎哉如三祖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滿盤托出了也怎奈你要承當早落憎愛又如盤山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滿盤托出了也怎奈你要領略早居心境若聞恁麼舉心精脗合亦無能合所合之迹識浪頓澄言詮獨脫謂之爲悟亦成謗語況說臨濟曹洞耶其或未能且依樣畫貓兒去將古人一句無義味話著實叅去使你愛憎之念頓消心境之迹頓泯自然雲

開日現水到渠成趙州關雲門寨可一笑而破矣如未到這般田地且須著急勿生第二念可也然我今日更有一句你不要你用許多功夫不要你用許多商量且道是甚麼句珍重

示潤如上人

或謂宗門但貴知見不尚操履不知所謂但貴知見者以知見外別無操履也若別有操履則其知見猶未真在此如暗室中忽然一燈但貴燈明豈更除暗若有暗可除則其明亦未明矣近日緇流類多以狂解當之貪嗔熾然乃曰我宗門中但貴知見不尚操

柳迦

履此則波旬之見入地獄如箭射矣上人辭匡山涉
長江順流而下徧參知識切莫逐浪隨風墮入魔境
須是向自己脚跟下真參實究直得聖凡情盡虛空
粉碎菩提尚不可得何況煩惱涅槃尚不可得何況
生死是之謂真知見亦卽是真操履也上人勉旃
示無參上人

參之爲言微矣哉不可以雜心取不可以泯心合不
可以名言究不可以境相尋惟是究明大事一念歉
歉然如有所失亟亟然如有所求使其神凝其氣翕
其精奮其志銳自然紛雜之塵頓清暗蔽之雲頓淨

譬如提燈覓火者當其覓時亦不勝無火之苦一旦
知燈是火其歡喜爲何如久之不獨無失火之苦亦
且無得火之喜乃至煎湯炊食焚澤燎原亦不見有
火之功矣是之謂無參若也安然自放而曰我不須
參天生成的木杓世間曾有幾乎上人勉之

弟子寂燄太純太理太願
等日興照同刻廣錄第九卷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九 終

撰述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

添天竺知本外世間曾有幾半上人嫌之

人之可笑是之謂無慈悲也安然而曰其不

且無得人之喜以至應思以貪婪毀譽亦不

以望其大其煩喜為所敗入之不覺無大之

善哉其世其大者當其其亦不無無人之苦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

嗣法弟子道霈重編

法語下

示茅蔚起居士

本來面目體自常明纔落言詮便成千里所以諸佛不敢正眼覷著諸祖不敢一語犯著但今曲為方便不免饒舌一場蓋真如不守自性故無明突起能所橫生能所既生謬成四見或見為有或見為無或見亦有亦無或見非有非無四見既興百非斯作而去道日遠矣正如睫在眼前而長不能見豈睫之果遠

撰述

哉是知祇此四見便是生死之根脫此四見便無生死可出然要脫此四見非在經書講究上得來非在師友商量上得來非在修正習觀上得來非在作善崇福上得來的須反已而叅看箇父母未生前是甚麼面目這話頭乃香嚴已驗之良方昔香嚴在百丈會中問一答十馳騁知解後到瀉山山問渠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却答不得乃將從前所學所解底一拋在東洋大海去向南陽結茅以居一日因擊竹大悟作偈呈瀉山瀉山乃撫而印之居士但將此語著實究心直須勇猛精勤如救頭然則疑情自

切疑情既切則靈機自豁譬之窮冬閉極故一陽來復三陽啓泰乃理之自然亦勢之自然也勉之

示尼淨光

禪學之弊大都有二一則失於儻侗一則失於支離而吾道喪矣失於儻侗者守著箇顚頂佛性一味虛驕逢人則胡喝亂棒強作主宰於差別門庭全過不得祇成箇擔板俗漢失於支離者逐件商量用盡心力批判益精支離益甚於本源中依舊黑如漆桶祇成箇鹽鐵判官欲免儻侗之弊非是從商量學解中得要免支離之弊非是從癡守一槪中得須是百尺

竿頭透出一歩自然日輪當空山河無隱七縱八橫
通身是口於諸法門或立或掃或開或合罔不自在
所謂二弊不遣而自無矣太倉尼淨光執紙請法語
聊書數語以勉之

示瑞雲上人

曦輪在天無有弗照而覆盆之下其暗自若此豈日
照之弗徧哉則盆之爲障深也上人苦叅有年而大
事未明此亦非他能障汝耽緣汝自己昏散二魔日
爲之益覆耳此之二魔來於何所去於何方有何種
姓有何形迹而能爲汝障乎其病皆由汝主人精力

不猛故客邪得乘隙而入若能猛力提撕看箇話頭
如捄頭然如拯子溺如父母忽喪如大敵忽臨有此
誠切則昏散二魔無隙可乘矣更能乾乾不息如萬
里一條鐵去久之慮漸清志漸一一旦磕著撞著打
翻窠臼便能頂門開眼腦後放光而三千諸佛千七
百祖皆不勞一毫而退矣况昏散二魔乎上人勉之
示約心上人

天下之至約者莫如心天下之至博者亦莫如心何
以言其約也以其體之至微而爲萬有之所共宗也
何以言其博也以其用之至廣而非虛空之所能囿

也然則求心者將安所致力乎亦惟致力於約而已
致力於約者毋分其志毋淆其神終日亟亟焉如有
所失務必得之且持之以久守之以純如水之必東
而逝者弗回也如日之必運而照者弗息也誠如是
則可以默契其約之體既契其約之體則其用之博
自能彌綸宇宙焜耀古今又何待修而後成學而後
得哉上人勉之

示孫冶堂居士

禪之道微矣非語言之所能傳心思之所能及而況
倣效於聲容之際瘡當於氣魄之間又奚異卜肆而
掛義皇山雞而冒鳳冠也必須識得古人道底如古
有僧問如何是禪答曰碌磚又有問如何是禪答曰
猛火著油煎又有問如何是禪答曰猢猻上樹尾連
顛此三轉語一人能殺不能活一人能活不能殺一
人殺活雙行若能辨得方許向老僧處喫痛棒去也
示願浩寺禪堂大眾

法當末運魔風熾盛人多懈怠樂於放逸營世緣則
百難而不厭修正道則三拜而猶煩況復各懷輕薄
之心好逞無根之見以貢高爲事唇舌爭長考實則
半點全無論過則千尤並集不知慚愧妄作人師自

謂高登祖域下視塵寰一旦祇遭一芥子便打得七
花八裂全無主宰了也況生死乎此等非獨佛祖門
庭非渠可濫卽泥犁苦趣應自難逃諸仁者若是好
心出家此等魔民切莫相近先以戒德律身秋毫勿
犯然後或叅禪而求妙悟或念佛而冀往生老實精
勤自然到家有日矣

示汪子野居士

娑婆火宅是五濁並聚之鄉五欲奔馳之境衆生
居此中若無佛法爲之拯拔鮮有不淪墮者今欲出
此火宅更無別法止是自淨其心而已淨心之法佛

有多門求其簡徑易行直出輪迴者無若念佛之一
門也此門不須多學問不須多才幹不論是老是少
是貴是賤是男是女是僧是俗祇要你會念得一句
阿彌陀佛將此四字如一座須彌山相似一切時無
能搖動他亦如一把金剛寶劍相似一切境緣逢之
卽破有如是之功力則現生卽見彌陀踞蓮華臺遊
清淨七寶池中更不消問往生了也如其功力有間
亦須急自鞭逼將娑婆世界事日生厭離日至澹泊
急急忙忙求生淨域如雛兒憶母如久客思歸借此
欣厭二情便爲往生舟楫臨命終時必能移神極樂

撰述

終至菩提矣

示王心宰居士

山河大地以及無邊虛空謂之萬法此萬法全同泡影虛幻不實皆不出一心之所變現但今人皆知一心變現而不知此心果在何處以爲身內乎以爲身外乎以爲不在內外將在中間乎悉屬妄見無有是處又況以爲心者念起念滅倏忽不定乍善乍惡變遷靡常將以何者爲心乎旣此等處各不是心將以爲無心乎豈有人而無心哉居士可於此中著實參究討箇下落處但恁麼參去不得作解說不得生卜

度不得求人說破不得或進或退一味死心究去不管二十年三十年力參無間自然徹去有日也勉之
示黃爾巽居士

學無多術祇要識得自己真心而已今觀此身之內四大假合日趨於盡所謂真心者何在意念紛起生滅不常非真心也或善或惡遷變靡定非真心也又全因外物而現外物若無此心安在非真心也況此心於一膜之內不能自見是暗於內非真心也一膜之外痛疾全不相干是隔於外非真心也若曰回光內照覺有幽閒靜一者將以爲真心乎殊不知此幽

閒靜一乃由妄心所照有能照之心有所照之境則此幽閒靜一總屬內境卽楞嚴所謂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豈真心哉既此等俱非真心將以何者爲真心乎居士試於二六時中看如何是自己真心不用生卜度不用下註解不用求人說破不用別求方便不用計年月久近不用計已力強弱但如是默默自追自究畢竟如何是我自己真心寧有朝忽然撞破方知三教九流決無二致萬聖千賢決無異轍爲儒爲釋經世出世無一毫頭許可爲間隔也居士勉之

示善侍者

鼓山禪與諸方大不相同諸方要人學偈頌這裏不要人學偈頌諸方要人學答話這裏不要人學答話諸方要人學上堂小叅這裏不要人學上堂小叅所以諸方禪易叅老僧禪難叅老僧只要你向解說不通處憤憤地如抹頭然如喪考妣急著力鑽研鑽研來鑽研去忽然大地平沉通身脫落跳出虛空之外跨上毘盧之頂方稱真正叅學人若委委瑣瑣向他人脚跟後步趨向他人啼唾下咀嚙向他人門壁外倚靠正如生盲倚杖却道我是臨濟宗我是曹洞宗

撰述

不知面皮厚多少古人云不慕諸聖不重己靈若是當家種草自然不入他家社火勉之

示羽吉居士

衆生本有之性無不輝天鑑地怎奈無明橫起於無起之中由是妄識突生既有妄識則有妄境既有妄境則有好醜既有好醜則有愛憎既有愛憎則有去取既有去取則有善惡既有善惡則有升降善惡相傾起輪迴性如汲井輪無有斷絕雖曰苦樂天殊實皆虛妄諸佛愍之爲說出苦之要只在破最初無明而已然此無明非道理可遣非言語可除非禪定可

克非苦行可銷非諸佛之力可去非積善之功可滅要在當人自發肯心切已推窮如擒賊必須擒王殺草必須殺根推來推去窮來窮去自有到家之日如古人大有樣子昔大慧常教人看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衆生皆有佛性因甚道無這箇無字直是聰明過於顏閔也無你領畧處今但向這無字上推窮不可將道理解說不可將心思卜度但恁麼疑去有朝捉敗趙州識得渠面目自然七通八達所謂輝天鑑地者不可昧也

示尚實上人

撰述

老僧自出頭來歷經四刹說出許多玄言險句無非要諸人不落知解得正知見而已如今看來也不消得不若就平常吃緊處說與上去上人欲學道先須歇却攀緣心知解心使心同木石自然與道玄會德山云汝但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自然虛而靈寂而妙龐居士云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百丈云心地若空慧日自現此等皆是先德誠諦之語蓋以心自靈明一切智慧神通無不具足但爲外物所蔽所以弗露所蔽若遣更有何事正如治鏡者但磨去其垢則本明自現又何待假明於外如銷金者但鍊

去其鑛則本金自純又何待借色於他明心之法亦復如是非有待於外也今時學人多是向外假借許多閑骨董怎奈轉增障礙與斯道千里萬里也上人思之

示靈生上人

予年十八時偶得六祖壇經讀之見其所說圓妙超曠得大歡喜自以爲有得也但於諸師語言誦詆處却全不會意謂是後人穿鑿作此隱語耳一日見信心銘云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始知前之所得乃是意根領畧法塵前境全同影事非爲真實由是始下參

撰述

永覺和尚集卷第十一

加

究之功近日諸人叅禪稱悟者大率在這裏作活計更兼商量公案習學偈頌問答以爲操履弄得知解日多口頭漸滑自謂得大辯才而去道益遠矣蓋叅禪祇要你忘情絕解死盡偷心得箇無念心體而已今轉向外邊搬入許多骨董正所謂祇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也如何了得大事上人若肯相信但將從前所得所學底一坐坐斷單單向一句死話頭上究將去這死話頭不可知解處正與本分事相近要你再向這裏磨來磨去忽然解心銷盡則本有光明自然輝天鑑地去也今人却在不可知解處商量討箇路

走豈非大錯乎老僧當此時說此等話誰人肯聽但此心自不可欺祇得依實吐露聽與不聽非我之咎也

示時中禪人

覺皇之道莫尚乎叅禪叅禪之法貴乎妙悟所謂妙悟者非可以一毫人力與於其間惟是天然神照冥契於不思議之表而已今日學人十箇有五雙俱要叅禪而卒流於不肖之歸者何哉以不求妙悟也不得妙悟者何哉以不知所避忌也汝今欲學斯道須知有四種避忌一者立心不可不正以立心乃造道

撰述

永樂刊書金鑑卷第一

之本如造屋之有基也若立心不正則基先缺陷雖有禪定智慧皆爲魔業豈可以入聖人之道哉故今入道之始一切希名譽圖利養起生滅競人我等心悉皆屏除可也二者用心不可不專無上妙道非粗心浮氣可入必須一其志凝其神專以求之庶可企及若分心於他岐則方寸旣雜而濁智流轉邪氣外乘與斯道背而馳矣三者宿解不可不捐學人昔於經卷上分別或師友邊商量起種種見執之爲實則靈機窒碍妙悟弗彰必須蕩去方能發起新悟四者新解不可不除鑽研之久忽然新解頓生或遇境便

成四句此乃聰明境界正是陰魔作病人不達以爲妙悟其禍非細必須自覺大抵此解雖極其巧妙要之必緣境而發故非真實若不急於剷除神機何由廓徹此上四種竝是生死之重病隨犯其一功必唐捐必須深自省察而剪滅之然後方可稱宗門下真實用心者也勉之

示渾朴禪人

今之學道者多而明道者少豈道之果難明哉弊在有所明故也蓋道體幽玄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會不可以言語得不可以寂默通其要在於忘情

泯見則體自昭然譬之太虛湛湛豈有去來忽雷電橫生則失其本有必雷收電寂始見湛湛之體也禪人叅究有年不可謂全無所見但見諦弗淨爲障非少直須掃空葛藤單單向全無縫罅處痛下死功自然有一條活路通天徹地去也祖師云不用求真惟須息見此乃古聖誠言豈欺人哉

示無生禪人

學道之士先須虛靜其心蓋心必虛靜然後可以玄會妙理心若不虛則如盛驢乳之甌又安能盛師子乳心若不靜則如當風之燭起浪之水又安能鑑照

萬形故學者先須息慮省緣使心虛靜然後造道有基德山云汝但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自然虛而靈寂而妙是也但不可安於虛靜悠悠蕩蕩坐在無事甲裏必須有一念真實懇切之心勤究力叅如救頭燃然後逃關可破大事可期但久從無始劫來習氣深重今日要與和根翻轉不是易事必當具堅固志常加策勵不計歲月勉進其功習之既久自然寧一豈可更別求方便哉勉之

示法珍禪人

子昔丙子之歲開法溫陵見城中諸衲多重福緣崇

淨業於少林門下事少有留心者及今唐寅之春法珍禪人訪于於石鼓山頭則見其留心祖道不入他家社火亦可謂卓然有志不囿於俗者也但今世衰道微禪風大壞學者多祇重知解習見聞少有能以妙悟爲期者夫悟之一字古人所重卽悟後尚當掃除泥全未悟者乎蓋以識心對境一一分別了了能知雖似有禪可會有道可學然而絲毫纔動卽便相違所以世尊喻爲欲以螢火燒須彌山終無得理石霜喚作朝生之子非人王種雲居謂其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祇喚作了事人終非尊貴當知尊貴一路自

別古人作如是言豈欺我哉昔僧問石霜如何是頭霜曰直須知有後有僧問九峯如何是頭峯曰開眼不見曉是知開眼不見曉方謂之真知有豈識心對境了了分別之事乎然此知有尚當掃除到無有變易之地方可謂之大休歇地法珍立志誓明祖道豈可以路途茶飯自足乎法珍勉之

示石岐上人

淨土法門惟是一心能淨其心則土無不淨所謂淨心之法但當將六字聖號念念純持將許多閑思雜想消歸六字佛上久之閑思不生雜想不發則此一

片潔白境界便是生淨土時也更能猛加精進踏破此潔白境界則花開見佛又豈更有別時哉此之法門最爲徑簡人多以好奇之心自失殊利所以先佛苦口勸人廣在諸經卽後代祖師若遠公永明慈受中峯天如等皆極力贊揚非爲妄語祇如近日雲棲大師其把定題目不肯少開別徑豈其智有不及哉至於近日叅禪者半成外道罪過彌天有何益乎蓋叅禪而不求妙悟專圖拂子以欺人皆地獄業也雖已得妙悟尚當剷除見病深加保養方可少分相應可容易乎公當諦信斯法守之不變便是佛之肖子

不然則虛棄一生也勉之

示寒輝禪人

近年以來世運晦冥而法運亦湮滅無存矣以故諸方號爲知識者全無真實爲人之心祇圖門庭熱鬧由此不問可否亂付匪人渠雖付至一千二百總是破滅道法玷辱宗風而已汝今旣到鼓山門下切莫思作這樣勾當祇宜守著古人之訓叅一句無義味話不管年月遠近直頭做去亦不必用意卜度他亦不必去問人但于自己疑情上切上加切亦不必愁我根器太鈍太利亦不必要取靜避喧但日用中常

撰述

外傳釋教錄卷第十一

常提起可也若年久月深未得開悟切莫中道退還
自失大法久久鑽研如水投石自有穿日蓋此工夫
是將你無始無明要你當下開交不是易事若欲求
易自有諸方在朝入禪堂暮得拂子者多矣何必老
僧乎

示梵珠禪人

人心佛心無二無別但由悟迷之異而凡聖分焉人
具有靈知因何有迷則以外爲物蔽內爲情掩所以
先聖苦口叮嚀非有別說祇要你明自心見自性而
已唐宋以來諸祖教人或用言說或用棒喝交加無

非要你得箇入處或不得已作死馬醫教人看箇話
頭後來因此得入者甚衆此誠方便中之方便也但
看話頭一著須是具真實心辦堅久志又不誘于外
物方有發明之日若無真實之心則此念先迷何可
求悟若不辦堅久之志則乍作乍輟如鷄抱子煖氣
不續何由可得若誘于外物則雜念紛飛方寸如猿
猴燥急何由得入所以人人說參禪百無一悟者祇
此三者之故也汝今若能依我所教驀直行去何有
久參而不得力者乎
勉會侍者

撰述

初學集卷之四

學道之士先須奉戒清淨然後或叅禪或念佛各隨其便若叅禪則須日夜孜孜惟以大事未明爲急看箇話頭一心究窮直到大休歇處方爲了當也若有些毫未了切不可自欺欺人作假知識若念佛祇要六字常常自提一切世間之事一刀兩段不復留戀有此實心勤修不歇不怠不生安養不成聖果也勉之

示非鏡侍者

學道之士莫要於見性性無形迹云何可見祇要你息盡馳求不爲諸妄所惑而已所以古人云不用求

真惟須息見可見古人真實爲人處也後人見學者全無入頭處教他看公案凡看公案者切莫生別念生別念便是偷心驢年也未有入處所以但于公案上起疑情念念不捨如鷄抱卵煖氣相續年久月深自然透脫但將悟未悟之際若被邪境所轉則前工盡唐捐矣慎之

示恒光上人

人人具有本性常自返照則昭然現前若逐外緣則昏迷不醒矣所以古人看箇話頭便爾念歸一處不被外境所牽久之境忘緣泯而本有之光自然透露

了也若妄生卜度便入錯路若要問人亦增迷悶所以看話頭之法只在念茲在茲疑情不散大疑則大悟小疑則小悟不疑則不悟此是決定之事今人不肯看話頭只管三箇五箇商量某話頭是如何某話頭是如何說得明白了便謂大悟也師家既無真正眼目見他語言相似便把冬瓜印子印之謂之得人師徒互相欺誑所以今日宗風衰冷而狐羣狗隊到處稱尊以欺天下其入地獄如箭射矣上人要參禪切不可落他家魔黨裏去也勉之

示漢章禪人

我法本無語我語不是法但知法無法便是真實法何以故纔涉語言反成染汙須知解絕情忘一句自然鑑地輝天若祇在言句上逐一揣摩正如螢火欲燒須彌山無有是處今汝發心叅究但將一句無義味話常常提撕久之自然雲開日現又何患虛空之不朗照哉

東警語

爲僧首要老實接物必重慈悲澹泊安心乃毓德之要道精勤鍊行實作聖之良規願往蓮邦切莫留情欲界思明祖意必須先斷偷心發言休可傷人臨事

尤宜觀理惟寬必能得衆惟儉方可養廉亂世當善
藏身退而守默薄福何由免悔靜而寡營要崇中正
之標宜親益友思消邪僻之習莫狎匪人恭以與人
何往弗利傲而恃氣觸途難安大言必自招尤小心
終是寡過輕毀戒律必是無賴禪和好說世榮豈爲
高尚大德見利必趨者忘義有恩不顧者鮮仁眼暗
何可爲人終成悞已力小休思任重必至傷生聖賢
之轍可遵芻蕘之言毋忽

西警語

旣入僧倫宜遵佛制莫隨庸劣之侶借潤邪資勿學

狂妄之流貪求放逸立志定須做古檢身切莫徇私
時閱古聖之書無非實訓確遵毘尼之軌的是明師
恕字終身可行孔言非謬謙卦六爻皆吉易教毋忘
莫妒他長妒長則已終是短莫護已短護短則已終
不長言語輕浮決非成器之士步趨端謹方是任道
之資禪風已頹宜守固窮之節世道久喪休圖盛化
之名好大喜功之人少成多壞寡廉鮮耻之輩雖得
何榮寧可守已以隨緣豈得忘身而徇物智者達觀
三世念念知非愚僧祇重目前憧憧造惡試思鐵城
之苦宜省藥石之言

撰述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

壽寧縣弟子夏日中道雍
道胤道才道奇道登道恭
道欽道俞道周道冠昌智
同捐資刻磨第十卷

永覺和尚廣錄卷第十

終



